

# 遊記選

葛琴選註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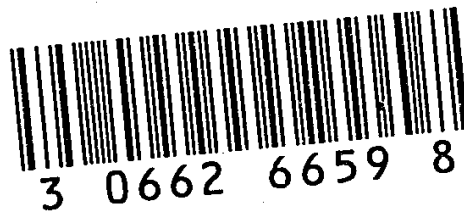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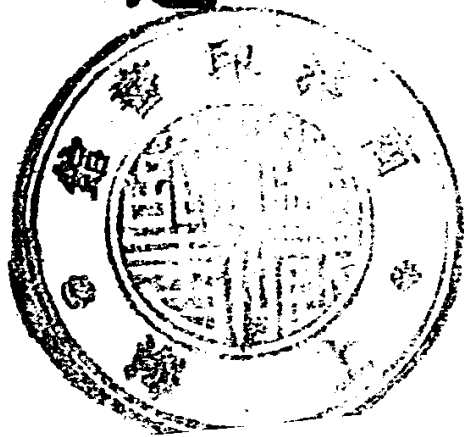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化供應社印行

60  
37  
2

遊

記

選



# 目錄

- 一、大地山河……………茅盾（九）
- 二、從昆明到重慶……………冰心（一三）
- 三、辰州途中……………沈從文（一六）
- 四、長安居……………老戈（一九）
- 五、垣曲風光……………卞之琳（二四）
- 六、公路禮讚……………佐良（三一）
- 七、太行山西麓的旅行……………丁文江（三六）
- 八、再渡陰山……………長江（四五）
- 九、青島海景……………蹇先艾（五三）
- 一〇、靈峯道上……………蕭乾（五六）

- 一一、僞滿逗留記……………溫途（六二）
- 一二、中東路上……………基許作  
沈端先譯（七一）
- 一三、西伯利亞……………徐志摩（七五）
- 一四、我的旅行記……………胡愈之（七八）
- 一五、瑞士……………朱自清（八九）
- 一六、青湖記遊……………確木努易作  
魯迅譯（九七）
- 一七、登富士山……………凌叔華（一〇五）
- 一八、莫斯科的運動大檢閱……………韜奮（一一九）
- 一九、戰後霧中的倫敦……………梁啓超（一二四）
- 二〇、重遊北美的幾點感想……………陳衡哲（一二七）

690  
371  
2

5

## 題記

前人的遊記，多歸入「雜記類」中，就它的文體和題材看，原是記敘文中描寫自然環境的一種；拿繪畫來譬喻，這好像「野外寫生」那一種作品。但是我們在一個新的環境中，或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所感到驚奇的，喜悅的，未必只是那地方的景緻；人物，風土，各種社會環境，比起山光水色有時會給我們更新鮮的印象，更深刻的刺激，於是我們運用這些材料寫成遊記，便成爲各地各式的「社會相」了。

古人旅行，山橋蹇蹙，竹杖芒鞋，時時刻刻都擁在自然的懷抱中，所以感覺最親切的是自然，體味最深刻也是自然，遊記最好的題材便只有自然風景。現代人的旅行却不同了，憑藉輪船火車的利便，走遍各國各地的都市；而在大都會中，人的活動常淹沒了自然，於是「社會相」又代替了自然風景成爲遊記最好的題材。這是古今遊記兩種不同的趨向，也是遊記題材兩個不同的「面譜」。

遊記的一般作法，是將自己插入景物中流轉；隨着作者視線或位置的不同，景物便

陸續地被描繪出來，這正像銀幕上各種鏡頭不斷的換映。這種一味敍寫景物而作者完全居於旁觀者地位的辦法，自古認爲正宗的遊記文都應如此；但是呆板的毛病，究竟難免。作品的生命，要靠著作者個性的滲透，才能體現。好的遊記，不在貪婪於景物的描寫而完全忘却了自己，最重要的，還是要寫出自己在新的環境中，所得到新的觀感，新的發現，有力的批評。

在一篇遊記中，作者完全忘却了自己，那是純粹的記敍文；發現了自己，或寫出了自己，記敍文中便混合了抒情，或論說的成分了。

我們平常寫文章，常會感到無話可說，不知道從何下手；可是寫遊記却少有這種苦惱，因爲要寫的都是自己的經歷，耳聞目見的光景。但是在遊歷中所看見過的東西，全部都要記錄下來，不但無此可能，而且也沒有這種必要；一番嚴密的選擇，是決不可少的。這叫做題材的抉擇，或題材的處理。我們在某一種景物中，假使接觸到它的新奇，或發現了它新的情味，新的教訓，這些，才是可寶貴的材料，是我們所需要的題材。上面說過，作品中要有自己，才有生命，便指作者在寫作時精於選擇這種題材。

這裏二十篇遊記，都是近人的作品，其中有兩篇是譯文，內容頗爲複雜，用意是想

擴大讀者接觸的限界。本書編輯的目的，原供中學生課外閱讀之用，所以只選了語體文，註釋也不厭詳盡。因在戰時，材料搜尋不易，「遺珠」之憾，在所不免，這要請求作者和讀者的原諒了。

——編者





# 大地山河

茅盾

住在西北高原的人們，不能想像江南太湖區域所謂「水鄉」的居民的生涯；所謂「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也還不是江南「水鄉」的風光。缺少那交錯密佈的水道的西北高原的居民，聽說人家的後門外就是河，站在後門口（那就是水閣的門），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夢回，可以聽得櫓聲欸乃，飄然而過，總有點難以構成形象的罷？

（沒有到過西北——或者就是豫北陝南罷，——如果只看地圖，大概總以為那些在普通地圖上有名有目的河流，至少比江南「水鄉」那些不見於普通地圖上的「港」呀，「汶」呀要大得多吧？至少總以為這些河終年湯湯，可以行舟的吧？有一個朋友曾至開封，那時正值冬季，他站在堤上，却還不知道他脚下所站的就是有名的黃河堤岸；他向下視，只見有幾股細水，在淤泥沙中流着，他還問：「黃河在那裏？」却不知道這幾股細水，就是黃河！原來黃河在水淺季節，就是幾股細水！

大凡在地圖上有名有目的西北的河，到了冬季水淺，就是和江南的溝渠一樣的東西，擺幾塊石頭在淺處是可以徒涉的。

烏魯木齊河，<sup>③</sup>那也是鼎鼎大名的；然而當我看見馬車涉河而過的時候，我驚訝於這就是烏魯木齊河！學生們捲起褲管，就徒涉了延水<sup>④</sup>的事，如果不是親見，也覺得可驚，因為延水在地圖上也是有名有目的呀！

但是當夏季漲水的當兒，這些河却也實在威風。延水一次上流漲水，把「女人」用以繫住浮橋的一塊幾萬斤重的大石頭沖走了十多丈路。

x  
x  
x

光是從天空飛走，你不能具體的了解所謂「西北高原」的意義。光是從地上走過，你能了解得也許具體些，然而還不夠「概括」。（恕我借用這二個字。）

你從客機的高度儀的指針上看出你是在海拔三千多公尺以上了，然而你從玻璃窗向下看，嚇，城郭市廛，歷歷在目，多清楚！那時你會恍然於下邊是高原了。但在你還得在地上走過，然後你這認識才能夠補足。

你會不相信你不是在平地上。可不是一望平疇，麥浪起伏？可是你再極巨遠望，那

邊天際一道連山，不也是和你脚下「平地」是並列的麼？有時你還覺得牠比你脚下的低呢！要是湊巧，你的車子到了這裏一個「土腰」，下面是萬丈斷崖，而這萬丈斷崖也還是中間階段而已，那時你大概才切實地明白了高原之所以爲高原了罷？

這也不是平空可以想像的。

x x x

謝家的哥哥<sup>①</sup>以「撒鹽」比擬下雪，他的妹妹說，「未若柳絮因風舞」。自來都認爲後者佳勝。自然，「柳絮因風舞」，多麼清靈俊逸；但這是江南的雪景。如果說北方，那麼謝家哥的比擬實在也沒有錯。當然也有下大朵的時候，那也是「柳絮」了，不過，「撒鹽」時居多。

積在地上，你穿了長氈靴走過，那簌簌的響聲，那頗有燥感的粉末，就會完全構成了「鹽」的印象。要是在大野，一望皆白，平常多坎陷與浮土的道路，此時成爲砥平而堅實，單馬曳的雪橇輕溜溜地滑過，那你真覺得心境清涼，——而實在，空氣也清潔得好像濾過。

我曾在戈壁中遠遠看見一片白，頗驚訝於五月有雪，後來才知道這是鹽池！

## ——錄筆談半月刊創刊號

作者：茅盾，沈雁冰的筆名，現代浙江桐鄉人。著有小說蝕，虹，子夜，茅盾短篇小說集等書。

〔注釋〕：①原文見南北朝梁丘遲與陳伯之書中。②欸乃，搖櫓的聲音；欸音諷。③烏魯木齊河，

流經新疆省會迪化之西。④延水，發源陝北，流經膚施、延長入黃河。⑤謝家的哥哥，指謝

道蘊的哥哥。道蘊爲晉謝安的姪女，舊傳某日天雪，安問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

「撒鹽空中差可擬。」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起」或作「舞」。

## 從昆明到重慶

冰心

喜歡北平的人，總說昆明像北平，的確底，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藍的天，春秋的太陽，光照的晒到臉上，使人感覺到故都的溫暖。近日樓一帶就很像前門，鬧烘烘的人來人往。近日樓前就是花市，早晨帶一兩塊錢出去，隨便你挑，茶花，杜鵑花，菊花，……還有許多不知名的熱帶的鮮豔的花。抱着一大捆回來，可以把幾間屋子擺滿。昆明還有些朋友，大半是些窮教授，北平各大學來的，見過世面，窮而不酸。幾兩花生，一杯白酒，抵掌論天下事，對於抗戰有信念，對於戰後的回到北平，也有相當的把握。他們早晨起來是豆腐漿燒餅，中飯有個肉絲炒什麼的，就算是暈菜。一件破藍布大褂，昂然上課，一點不損教授的尊嚴。他們也談窮，談轟炸，談的却很幽默，而不悲慘，他們會給防空壕門口貼上「見機而作，入土爲安」的春聯。他們自比爲落難的公子，會給自己刻上一顆「小姐贈金」的圖章，他們是抗戰建國期中最結實最沉默最中堅的份子。昆明還有個西山，也有黑龍潭<sup>①</sup>，還有很大的寺院，如太華寺華林寺等。

週末和朋友們出去走走，坐船坐車，都可到山邊水側。總之，昆明生活，很自由，很溫暖，「京派的」——當然轟炸以後又不同一點了。

一種因緣，我從昆明又到了重慶。

從昆明機場起飛，整個機身浴在陽光裏，下面是山村水郭，一小簇一小簇的結聚在曉烟之下。過不多時，下面就只見一片雪海，白茫茫的，隱過了可愛的雲南。

鑽過了雲海，機身不住的下沉，淡霧裏看見兩條大江，圍抱住一片山地，這是重慶了，我覺得有點興奮。「戰時的首都，一切政令軍令的出發點，支持了三年的抗戰，而又被敵機殘忍的狂炸過的：」倚窗下望，我看見林立的頽垣破壁，上上下下的夾立在馬路的兩旁，我幾乎以為是重遊了羅馬的廢墟。這是敵人殘暴與國人英勇的最好的紀錄。

飛機着了地，踏過了沙灘上的大石子，迎頭遇見了來接的友人。

我的朋友們都疲了，都老了，然而他們是疲老而不是頹倦。他們都很快樂，很興奮，爭着報告我以種種可安慰的消息。他們說忙，說躲警報，說找不着房子住，說看不見太陽，說話的態度却仍是幽默，而不悲慘。在這裏我又看見一種力量，就是支持了三年的駱駝般的力量。

如今我們也是擠住在這斷井頽垣中間。今年據說天氣算好，有幾天淡淡的日影，人們已有無限的感謝，這使我們這些久住北平却又住過昆明的人，覺得「寒愴」<sup>①</sup>。然而這裏有一種心理上的太陽，光明燦爛是別處所不及的，昆明較淡，北平就幾乎沒有了。

重慶是忙，看在淡霧裏奔來跑去的行人車轎。重慶是擠，看床上架床的屋子。重慶是興奮，看那新年的火遊行，童子軍的健壯活潑和龍燈舞手的興高采烈。

我漸漸的愛了重慶，愛了重慶的「忙」，不討厭重慶的「擠」；我最喜歡的還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擠中同工作的興奮人們，不論是在市內，在近郊，或是遠遠的在生死關頭的前線。我們是疲乏却不頹喪，是痛苦却不悲哀，我們沉靜的負起了時代的使命，我們向着同一的信念和希望邁進，我們知道那一天，就是我們自己，和全世界愛好正義和平的人們，有共同慶祝的一天，將要來到。我們從淡霧裏攜帶了心上的陽光，以整齊的步伐，向東向北走，直到迎見了天上的陽光。

〔作者〕冰心，現代女作家謝婉瑩的筆名。謝爲福建閩侯人，著有詩集春水，繁星，小說集超人，往事等書。

〔註釋〕<sup>①</sup>西山和黑龍潭也是北平的名勝。<sup>②</sup>寒愴，義爲微薄，吝惜，而含有鄙視之意。

## 辰州途中

沈從文

小船去辰州還約三十里，兩岸山頭已較小，不再壁立拔峯，漸漸成爲一堆堆黛色與淺綠相間的邱阜，山勢既較和平，河水也溫和多了。兩岸人家漸漸越來越多，隨處皆可以見到毛竹林。山頭已無雪，雖尙不出太陽，氣候乾冷，天空倒明明朗朗。小船順風張帆向上流走去時，似乎異常穩定。

但小船今天至少還得上三個灘與一個長長的急流。

大約九點鐘時小船到了第一個長灘腳下了，白浪從船旁跑過快如奔馬，在驚心眩目情形中小船居然上了灘，小船上灘照例並不如如何困難，大船可不同了一點。灘頭上就有四隻大船斜臥在白浪中大石上，毫無出險的希望。其中一隻貨船大致還是昨天纔壞事的，只見許多水手在石灘上搭了棚子住下，且攤晒了許多被水浸溼的貨物。正當我那隻小船上完第一灘時，卻見一隻大船，正擱淺在灘頭激流裏，只見一個水手赤裸着全身向水中跳去，想在水中用肩背之力使船隻活動，可是人一下水後，就即刻爲水帶走了。在浪



聲哮吼裏尙聽到岸上人沿岸喊着，水中那一個大約也回答着一些遺囑之類，過一會，人便不見了。這個灘共有九段。這件事從船上人看來可太平常了。

小船上第二段時，河流已隨山勢屈折，再不能張帆取風，我担心到這小小船隻的安全問題，就向掌船水手提議，增加一個臨時牽手，錢由我出。得到他的同意，一個老頭子，牙齒已脫，白鬚滿頭，卻如古羅馬人那麼健壯，光着手脚蹲在河邊那個大青石上講生意來了。兩方皆大聲嚷着而且辱罵着，一個要一千，一個只出九百，相差那一百錢折合銀洋約一分一厘。那方面既堅持非一千文不出賣這點氣力，這一方面卻以爲小船根本不必多出這筆錢給一個老頭子。我卽或答應了不拘多少錢皆由我出，船上三個水手，一面與那老頭子對罵，一面把船開到急流裏去了。但小船已開出後，老頭子方不再堅持那一分錢，卻趕忙從大石上一躍而下，自動把背後牽板上短繩，縛定了小船的竹纜，躬着腰向前走去了。待到小船業已完全上灘後，那老頭子就趕到船邊來取錢，互相又是一陣辱罵。得了錢，坐在水邊大石上一五一十數着；我問他有多少年紀，他說七十七。那樣子，簡直是一個托爾斯泰！<sup>⑤</sup>眉毛那麼長，鼻子那麼大，鬍子那麼多，一切皆同畫相上的托爾斯泰相去不遠。看他那數錢神氣，人快到八十了，對於生存還那麼努力執着，這

人給我的印象真太深了。但這個人在他們看來，一個又老又狡猾的東西罷了。

小船上纔長灘後，到了一個小小水村邊，有母雞生蛋的聲音，有人隔河喊人的聲音，兩山不高而翠色迎人。許多等待修理的小船，皆斜臥在岸上，有人正在一隻船邊敲敲打打，我知道他們正在用麻頭與桐油石灰嵌縫船縫裏去。一個木筏上面還攔了一隻小船，在平潭中溜着。忽然村中有炮仗聲音，有哨哪聲音，且有鑼聲；原來村中人正接媳婦，鑼聲一起，修船的，放木筏的，划船的，莫不皆停止了工作，向鑼聲起處望去。——多美麗的一幅畫圖，一首詩！但除了一個從城市中因事擠出的人覺得驚訝，難道還有誰看到這些光景巽然神往。

下午二時左右，我坐的那隻小船，已經把辰河由桃源到沅陵一段路程主要灘水上完，到了一個平靜的長潭裏。天氣轉晴，日頭初出，兩岸小山皆淺綠色。山水秀雅明麗如西湖。船離辰州只差十里，過不久，船到了白塔下再上個小灘，轉過山咀，就可以見到稅關上飄揚的長幡了。

〔作者〕沈從文，現代湖南鳳凰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著有八駿圖，石子船，邊城，湘行散記等書。

〔注釋〕①辰州，今湖南沅陵縣。②爾斯泰(L. Tolstoy, 1828—1910)，俄國名小說家。

## 長安居

老 戈

當你成了個老西安<sup>⊙</sup>時，你會感覺西安有種感人的魔力的。當你初到西安，你會說：這就是西安麼？什麼宋家花園，可憐的荒墟罷了；什麼蓮湖，可笑的枯池罷了！然而，一旦你吃慣了牛肉和柿餅，一旦你看慣了黃塵和寒鴉，一旦你瞭解了黎明的清新和黑夜的淒其，一旦你聽慣了秦腔，你從不和平的人衆中看出和平的微笑，於是你同關外的關係差不多絕了緣，於是西安的魔力便把你融成一份子，你便會想娶妻生子，永久的，永久的定住在西安！我便是這樣的留在西安，睡在西安，愛着西安，嗅着西安，而且寫着西安的！

### 灞 橋

灞橋<sup>⊙</sup>這富於詩意的。當我初過灞橋時，我這樣寫着：「曾經滋潤灞橋的楊柳的，是愛情的淚，歡樂的淚，感傷的淚！現在灞橋不再是送別的處所了，沒有淚的滋潤，楊

柳早已枯了，數里蜿蜒的長橋，再不見往時的車馬和紅袖了！車過灞橋時，正當黃昏，正當那情絲織成的黃昏！」

當你重過灞橋時，你更知道造成它的美麗的並不全在歷史的氛氣。你出城三十里，你的腿也應當酸酸的了，然而正好你却到了灞橋，於是在路旁的茶攤上坐下，你便喝一杯濃如黃金的苦茶，於是你便緩緩地踱上了橋身，你坐在一塊光石上，看吧！你的眼隨着如銀的白沙，隨着搖曳的綠樹，隨着涓涓的細流，遠，再遠，凝望處，是複疊的青山，飄浮着的彩雲片片。於是浮世的煩憂，遠了淡了，你便墮入一個夢境，這夢境包含着往古的繁華和風韻！倘不是哀乞聲移你的目光回到斷壁頽垣，我真不知你用什麼法子重返人間！

## 華清池

人若不洗一次華清池，<sup>①</sup>我真要懷疑人爲什麼要生存在世間！不是麼？世界儘有不多的溫柔，然而歷史上只有一個楊貴妃，<sup>②</sup>嘿，楊貴妃，你能不發生溫柔之感麼？俺也知道你去過南北湯山，五俺也知道你洗過福漳的溫水，然而算了吧，聽咱的：

當你正品着瀟灑的美味時，在其前便現出巖巖的驪山，在黎明的微曦中，在夕陽的斜照裏，在中午的烈日下，黃嫩的，深紫的，碧綠的，天青的隨着日光，隨着天氣，瞬息的幻成奇麗的景色！在這時你還能怪幽王<sup>⑤</sup>他們小餽口在那兒留連忘返地以至失掉了江山麼？

當你留連在夢境時，於是你目睹的，腿踐着的，鼻嗅着的，已經是碧綠的田苗，依稀的楊柳，斷續的蟬聲。然而這有什麼稀奇，那碧綠的田苗？咳，你不要忘記了你是北呀！當那赤地千里的憂愁的鉛塊墜在你的心頭時，這還不是人間的仙境麼？

你撲去了征塵，究竟在那一池內洗，那便聽你自擇了。如果不花一個子，平民浴池請隨便，但你既然好遠跑了來，那有不想一親貴妃的餘澤呢？然而糟，貴妃池只準女人洗，倘若尊夫人與你同來，那麼便可以打破此例。如果你是大人物更不說咧！豈不是麼，世間的例規，哪有不爲大人物設的？

人間世有所謂聖水麼？如果有，那便是華清池的溫泉！白磁磚所盛着的是凝成的碧玉，在其上飄浮着微霧般的白煙，減一分則太冷，加一分則太熱。當你置身水中時，通過碧玉的清輝，通過銀絲的霧氣，你會看見氤氳漫閃星眼不勝羞脈脈含情。唉，唉，世

間還有更好的埋骨之所麼？

當你離開此地時，切莫忘記了帶些菲黃，你不信，打聽打聽看，哪裏的菲黃，有這樣的又肥、又嫩、又鮮、又香？

## 潼 關

當你一過靈寶，一過那遍野挺然的枯瘦的萬千株桃樹，在其下是黃沙漫漫，在其上是萬點寒鴉，儘接着，經過了峭函，儘接着起伏的土壠，無際的荒坵，終於突然的，在千尋的崖岸上虎踞着雄關！

你登臨在城樓上，潼關的最高處，黃河，偉大的黃河，洶湧的來從無際，奔去無方，在彼岸是漫漫平原，在遠處，那雄偉的起伏的不是秦嶺嗎？這是自然創造的極峯，天與地配合的觀止，是不能以語言形容的奇蹟！人世的煩愁算什麼？人間的恩愛算什麼？我們所有的所爭的算什麼？我欲狂呼，我眼中充滿了淚水！

我奉勸諸君，當你們親見了潼關的偉大時，切不可在關內住宿，因為再有十餘里便是華山脚下。你們不要笑那客店是可憐的狹小和污穢，不要覺着二十世紀的人，怎麼住

了王公子趕考的黑店，當你懷着淒迷，感激，甜蜜的心情臥在車夫和鄉人同居的地鋪時，你能用怎樣的言語傳出你心底的感覺呢？

〔作者〕老戈，今人，餘未詳。

〔注釋〕①四安，古名長安，今爲陝西省會。②灞橋，在長安城東十公里灞水上。漢時，常送親友至此橋折柳以贈別。③華清池，在陝西臨潼縣南驪山上，山有溫泉，唐時因泉建池。④楊貴妃，號太真，唐玄宗妃，常就浴華清池。⑤南京北平俱有湯山，因合稱南北湯山。⑥幽王，周宣王子，嬖廢嬖，爲無道的君主，被殺於驪山。⑦潼關，關名，在陝西潼關縣，爲晉、陝、豫三省交通要衝。⑧鹵函，卽函谷關，在今河南。⑨尋，八尺。⑩秦嶺，又稱終南山，主峯在陝南，東和華山相連。

## 垣曲●風光

卞之琳

四條鐵路——正太、同蒲、平漢、道清——圈成了一個菱形地帶：晉東南，連同一小部分的冀西和豫北。菱形的四個角尖中三個角尖上的三點是太原、石家莊和新鄉，一年來算是被敵人佔據了，因為那裏至少有他們的隊伍。四條鐵路也算被他們佔領了，不過倘使照有些畫地圖者的辦法，用粗黑線表示鐵路呢，這四條黑線，照我的奇想，該改用虛線，因為那四條鐵路事實上隨便那一段都常常中斷的，一到夜裏當然更接不起來了。這樣一來，這四條線正好又成了這一塊在成長中也在擴張中的抗戰根據地的界線。也僅僅是界線而已，並不能阻止什麼，裏邊的力量早就溢過了它們，淹沒了它們，內外的中國軍民儘可以揚長進出，去來無阻。加之，由於道清鐵路太短，沒有接上同蒲鐵路，這個菱形還缺了一角，西南角，角尖在目前還在我們手裏的垣曲。因為隴海鐵路的兩段還沒有丟，垣曲在目前就成了晉東南和內地交通的最方便，雖然不是惟一的門戶。

閩上地圖，跨上南村渡口的渡船，一會兒你就過了黃河，到了垣曲城外了。



初冬的垣曲城郊還只是晚秋景象，天氣暖和。樹葉還頗有些綠的。黑河流在城西，清極了。修長的白楊到處都是。站定了望望黃河南岸一處特別奇峻的藍色的遠山，聽聽近旁的水聲，樹聲，你會想起這裏有江南的秀麗而又是遼地的北方。尤其是一聽到黃河灣裏的特別多的雁聲，看到像別處農家掛在簷前的紅辣椒一樣，一大串一大串掛在村樹上，預備做柿餅的紅柿子，那麼鮮明的，你會想起這裏又確是垣曲。

這裏雖然離西北方橫嶺關敵人的大砲只有五六十里，在城外見到的還是太平景象，農人在田裏照常恬靜的工作。

慢慢的從西門進城去吧。

城門口的守兵在曬太陽。城西洞的牆壁上有兩張二十天以前的西安出版的「陣中日報」。石板街道。處處見樹木。房子大致都高。節孝牌坊，進士牌坊。一個清靜的古城呢。還有頗像樣的郵政局。裏面一邊牆壁上插了三排無法投遞而退回來的信件，櫃上橫柵前貼了由西安起飛內地的，由內地轉飛安南香港的三種航空信的郵費價目。郵路還通得很遠呢。可是不見什麼店舖。很少行人。拉住了一個過路的市民問問看。「這裏老百姓只回來了三分之一」是你會聽到的回答。也確是我在十一月十八日下午親自聽見的回

答。城裏沒有做買賣的嗎？熱鬧的地方在哪裏？「在南關。」

南關大街本來的確是垣曲最熱鬧的大街，如今是一片廢墟。

在這裏可以看到敵人以我們的房屋爲代價而遺留給我們看的痕迹了。這是敵人給放火燒的，在垣曲第一次失陷的時候。垣曲在這一次戰爭裏前後已失陷過三次。第一次在今年二月間；第二次在七月間；第三次在十月間，在中秋前後。敵人三打垣曲，在山西戰局上，第一次算是得到收穫的，因爲他們從這裏直抄到晉西南我們的守軍的後路，把局勢弄成了一個新段落。第二次是徒勞，因爲雖攻陷垣曲，不能佔爲據點，遂不能實現。在道清和同蒲兩條鐵路之間接聯交通線亦即縫合對於我們的封鎖線的夢想。最近這一次也是如此。中央軍在這裏西北山嶽上和敵人打了四晝夜。在我們的部隊居劣勢的嚴重關頭，有一個排長帶了十個勇士抄襲敵人的後路，牽制了二百名敵人，苦戰之下，生還者僅二人：王克成和李懷德。敵人又終於退走了，當然也來不及好好的欣賞一下他們自己二月間在這裏幹下來的成績。

現在這一帶廢墟，有了七八個月的歷史，除了斷垣破瓦外，已經不留什麼，乾乾淨淨了。雜草在這裏長了，又黃了，枯了。從前的窗子現在還有未曾豁開，尙存完整的方

洞的，彷彿鏡框，由街上的過路人，隨便鑲外面一塊秀麗的郊景，譬如說一株白楊，一片鵲巢，半片遠山。有一家屋子裏，現在應該說院子裏了，一只破缸，裏面還有些水，大開了眼界，飽看藍天裏的白雲。一家破屋，看來原先是一家頗不小的舖子，門頭還留着「陶朱專業」的字迹遙對斜陽。這個門洞從前該吞吐過多少日本貨，整的進，零的出。敵人來燒斷了他們自己的工業品的通暢的大出路。

現在南關的確還是全城最熱鬧的地方。兩邊的房子燒了，做買賣的又來街頭擺攤子。賣的物品無非是一些日用品和食品：火柴、鞋襪、電池、洋臘、花生、柿子……擺攤子的，一個老頭兒告訴我，大致都是把家小留在鄉下，自己出來混幾個子兒給大家弄一碗飯吃而已。

擺攤的不少原先開雜貨舖的。在城裏一條冷清的街上，在一家祠堂門口的階石上，我們就遇見了一個。我們買了他一毛錢花生，也就買到了又一些關於垣曲的報告，那是在陽光裏坐下來剝花生吃的時候。那時候從鄰近又來了幾個市民和小孩。

「敵人第一次來的時候可傷了老百姓？」我們問。

「很不少，」擺攤的回答，「第二次可沒有什麼了，第三次更沒有了。」

我們知道第二三次並不是因爲敵人變得有人性一點了，乃是因爲他們自己用刀子斬去了老百姓心裏「哪一朝天子不完糧」「日本兵也總是人」的信念，教給了老百姓都得逃命的真理。

「第一次逃的也逃得太慌了，」擺攤的搶着接下去，「逃了命就顧不了許多，等到敵人退了，回來看什麼都不見了，連一隻雞都不見。」

心想「你們早該讓他們連一隻雞都不見的」，我却說出了：「現在你們逃的時候把什麼都帶走了不是？」

「現在也沒有什麼了，」另一個市民說，「反正一挑子就挑走了。」  
他們都已經從實際經驗中理解了空舍清野的威力，第三次敵人進城只繞了一轉，人馬都無處找東西吃，立不住脚。而且他們也大胆了，學乖了：

「從前我們逃得很遠，現在却只和他們轉了：鬼子到這個山頭，我們就轉到那個山頭。鬼子到那個山頭，我們又轉回到這個山頭。」

到底不同了，我心裏想，因爲當時聽到這裏已經相當高興了，可是再從西門走回去的時候，我馬上又起了另一種想頭：這樣就夠了嗎？正好，走回住處去的時候，這一

點「不夠」的感覺稍稍爲一個故事減輕了一點：

一個種地的從便衣隊那里弄到了一枚手榴彈。爬到了一個窯洞頂上，他看見兩個日本兵正預備退走，就把手榴彈擲去，並沒有把他們炸死，可是把他們嚇跑了，獲得了一匹馬和兩枝槍，送給了我們的部隊，防守垣曲有功，現在還駐在附近的中央軍獨立第五旅。

給我們講這個故事的是一個十二歲，眉目清秀，念過幾年書的孩子，名字叫王木坤，我們在黑河邊遇見的。那個勇士就住在我們要經過的前面那個小趙村裏。我們就要孩子引我們去找找他。他叫什麼名字呢？「就叫老虎，」孩子說，笑了笑。走到村門口，問起「老虎」，我們聽到了「呵，郭老虎」。「老虎」是住的窯洞，不大，前面有一個小院子。可惜我們到那里的時候，「老虎」不在，鎖了門。門對面的牆上有一只空籃子掛在那里，在微風里搖曳。我很想留一些什麼東西在那裏面，也想不出該留些什麼。還合適吧，一封慰勞信，如果我身邊有一封慰勞信？

——錄文藝陣線一卷三期。

〔作者〕卞之琳，現代江蘇海門人，著有詩集「三秋草」「魚目集」及譯本「維多利亞女王傳」。

〔注釋〕●垣曲，山西南部縣名，滾黃河北岸。⊙正太，正定石家莊至太原間的鐵路；同蒲，大同至蒲州（永濟）間的鐵路；平漢，北平至漢口間的鐵路；道清，豫北滑縣道口至清化鎮（今博愛縣）間的鐵路。

## 公路禮讚

佐良

對於那些不知道祖國偉大的，一個辦法，是將他們抓進一輛公共汽車，從西南的任何城市開向重慶去。對於公路，如果沒有尊敬，那是值得那些路工——沈默的鄉下人——打上幾個大耳光的；若是連祖國的山水也是看了就打呵欠，那麼，既是在帶着殘酷的披荆闢莽氣概的旅途上，同行的年青人，往往是眼睛發亮，紅紅的臉照耀着一身粗布衣服的那一類，就可以一拳將那些蟲豸擊倒，看他們緩緩的却是命定的墮入深深的谷中去。沒有辦法，我們真非那樣粗暴不可，因為山水太壯美，賦與我們一種氣概，令我們不得不一脚踢開虛假的禮貌和文明。這樣的事其實不大有，除非是在那些疲憊乾燥，大家愛發脾氣的夏天下午，而夏天下午是不多的，並且我們中國人也不愛打架。對於這種野蠻氣度的難得展露，坐汽車的青年無寧視作一種損失吧。

然而補償又何其多！清晨和黃昏，朝陽和暮色，風的呼喊和低吟，雨的清涼和爽直，在公路上的那一天是怎樣的一天！有誰不在霧氣瀰漫的山頂伸伸手，想捉住車輪底下的

白雲呢？汽車是奔馳着，遠近的山峯却寸步不動似的凝住了，陽光閃在雨水上，世界是光明崇高而又新鮮。你忽然一跳，覺得心的門開開了，就只那麼一忽，可是得着了怎樣不朽的一瞥！你已掙脫所有舊的生命的繫絆，忽然怔住，像是剛剛生下，用赤裸的第一眼看這莊嚴華麗的大千世界！自然，這一瞥立刻就逝去了，你回到你的世界裏，想起酒店和明天的山岳。於是，紫色的暮靄繞住了你，你聽那馬達<sup>㊟</sup>搏擊着山谷間千年萬年的寂靜。一個山頭過去，有人輕輕喊了。看，那是一個城鎮。千百人家在下面的山谷裏擠成一堆，爭奪着小小河流閃着的光——文化，智慧，外面世界的一切麼？也許是，因為這小河愉快地流着，一直流到天邊以外。

我們却並無抒情過度的危險，因為公路是一個最堅強的真實。你想飛也好，想爬也好，你的脚却在這路上。這是公路旅行的另一好處，那就是：每一步都像是一切切實踏出來的，你知道那一段路平坦那一段崎嶇，鐵路却永遠不可救藥地顯得生疏而又遼遠，爲的是那二條鐵軌隔絕了人間。但如今我們却能在一個村子的集裏走，也同樣的奔馳在每個城鎮的「大馬路」上，聽得見鷄叫犬吠母親叫喚兒子，看得見草頭郎中<sup>㊟</sup>的藥招牌，伸出手去，就可以捉住那些黑而瘦的內地小孩，也可以摸撫牛羊和馬羣：總之，一切



都是我們日常生活裏的一份，沒有異樣的熱情，也不會長遠的寂寞着。我們是在一切事物之中，而不像坐火車似的孤零，疏遠了生命的呼息。每一寸土地都親切起來了，這是祖國溫熱的懷抱，我們就在這裏面！

悲觀的人能夠得救麼？這未始不是一個使他奮發的方法：讓他看看公路。自然，我們還得容許他有歎氣的權利，因為半途「拋錨」<sup>②</sup>或者遲發的事總還不免有的；但是他看年青司機同公路奮鬥，爬過一個高峯又越過一道懸崖，車子戰慄着，然而人的手却不知懼怕的穩持了方向盤，晴或雨，風或雪，他要將這二噸重的一堆生命或四噸重的貨物送到一個地方。有時候人想，在這樣起伏的山岡間悶氣的爬慣了，如果有一天這些千萬車輛一齊放馳在吳越<sup>③</sup>平原之上，我們司機的手指上將有怎樣自由柔和滑潤的感覺！這是一個令人癡呆的想法，正同你面對二十四彎七十二彎眩目的轉角時，你也只有癡呆。是誰築下了這些路的？是誰掃除了山岩敷設了一條黃土大道的？無名的農民來自遠遠的鄉村，挨餓忍苦，用大的汗珠蝕去了頑強的石子，在許多時候，並且用血！在一切都已完畢之後，他們看看這條路，又默默的走回家去。你必然的還會向下想：能夠築出這樣公路的國家就真的衰老，做不了別的事？對於明天，我們儘會有不同的理想，但這兒

公路成了血管，輸送了戰車和砲，也輸送了希望和夢。

戰爭是在山的那邊，但你還要想下去，因為公路太長，祖國的山川又太美麗。這僅僅是西南的一角！我們的土地却廣着。河北平原是怎樣一種氣概？江南的花草不更能繫住車輛的腳？從極北到極南的海岸線又如何了？還有西康，還有那個失去的天地？用大的卡車去衝鋒吧，這一顆心已經過載了明天的構圖！接着，眼睛一閃，你看見一隊軍士在村落前的空地裏操練着，他們在砲聲裏成長而強大，要在今天和明日之間踏出一條路，比西南國道還要艱難的路！祝福那個機關槍手，誰知道他那瞄準的眼看見了怎樣的景象！

但祖國不至是詩歌和夢幻。公路粗糙而平凡，有時並且醜陋，一如路旁居民的生活。許多城鎮像埋在土裏似的沒有聲息，這靜默是一種輕鄙和抗議麼？然則對於什麼？幾世紀來太重的租稅和勞役，貧窮和壓制麼？在貴州，那個多山的省份，陽光最不肯來臨，貴州人也就不容易笑，這冷漠是會寒了旅客的心的。但城裏人有什麼權利去要求他們高興一點呢？這省裏幾乎沒有一條可以航行的河流，而河流除了是大地的明眸之外，豈不更是外面一切亮的新鮮的世界的使者麼？自然，公路網織了貴陽，使這山城成爲吐

吸的大口，並且在貴州的面上塗了朝陽的顏色；但是一脚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我們踏着了多少的問題啊！憤怒是不免的，因為我們必然會看見許多灰塵污物之類遲滯了一部大機器的進行。我們的滑油在那裏？用什麼力量去根絕了自私，中飽，貪污，虛靡，懦弱，和不公平呢？在身旁那個寬肩軍官的眼裏，在司機熟練的手上，在湘西熱情的山水之間，在一個不經意的角落，你或者尋着了回答；或者你沒有。那沒有關係，總之這旅行不僅僅是欣賞和讚歎，這也是教育。

我們的地理課本編得太壞了，那是純粹的書齋產物。那麼，登上這汽車，看看窗外的景物吧，看看人間的歡欣和苦哀吧，看許多古的戰場和現在這個戰爭的大後方吧。驕傲在心裏，憂慮在腦裏，你沾了祖國的偉大，也按着了祖國的弱點。夜來了，車子已開了前面的燈，一個城市的閃光遠遠的招呼着你。你靜下來，但你心裏並不靜。

〔作者〕佐良，姓王，現代人，餘未詳。

〔注釋〕①馬達，即發動機（Motor）。②郎中，醫生。③船停要拋錨，因借喻停車。④吳越平原，泛指蘇浙一帶的原野。

## 太行山西麓的旅行

丁文江

我同梭爾格等十一月二十六日離開井陘，步行向娘子關。我們是完全沿了鐵路線走，經過北谿南谿一直向上。因為路線是順棉水向西的，所以比較的很平：從井陘到娘子關十七公里，不過上高了一百公尺。這大概是鐵路走娘子關而不走固關的原故，因為固關雖是從前走大車的路，却比娘子關要高到一百多公尺，娘子關雖然不高，而從東邊看去，却的確是一個關。棉水到此變成功很窄的峽谷，河兩邊都是很陡的石壁，不過石壁不很高，幾丈以上，又變為平台，慢慢的向兩邊的大山高了上去。雖娘子關車站不遠，河兩邊有很奇異的水凌石，完全是石灰岩凝結成功的，但是中間有無數的小管子，因為管子的口徑很小，所以石頭的下部放在水裏，水就能自己從小管子裏上昇。北平，保定人家常常把牠放在花盆裏；石頭上邊只有少許的土就能夠栽着小草或是小花。

二十六日夜間忽然下起大雪來，一直到二十七晨上還沒有停。我們於是變更計劃，坐火車先到太原，向官廳接洽調查平定，昔陽一帶煤鐵礦的辦法。我第一次看見閻伯川

●先生。那時候山西還沒有槐蕪雀的名，但是他給我很好的印象。在太原住了兩天。二十九日騎着馬到西山去調查硫磺礦。礦是在煤層裏面的頁岩<sup>①</sup>，沒有什麼價值，但是我們跑上了比太原城高四百公尺的山，望得很遠，從太原到介休是一個很大的平原。太原已經到了這個大平原的北頭；再向北就是黃土所成的低山。城東十里，城西二十里，都是四五百公尺高的石山；石山邊上，都是黃土。但是我們看見東山邊上的黃土比西山又多又厚，足見黃土是西北風吹得來的。

我在太原還得了一個教訓。我十幾歲在日本的時候，就到體育會去學騎馬。教授站在場子中間，拿一根長繩子拴住馬，再拿一根很長的鞭子，把馬打了轉圈子跑，初學的時候，馬跑得慢，以後逐漸的加快。等到練習了許多時，馬跑快了也掉不下來，教授就叫你把腳蹬去了騎。再等幾天，不但腳蹬去了，韁繩也得放下，兩隻手先交叉在前胸，再交叉在後背，單靠着兩條腿夾住馬背，我起初的時候進步的很快，但是到了把腳蹬去了時候，就常常是摔下來。等到把韁繩放下，一兩分鐘之內一定躺在地下。學來學去，一點進步沒有，一失望就不再學了。到了歐洲，七年不騎馬，從前所學的一點工夫，都忘記了。一直等到要回國來的那一年，爲預備旅行，又到馬術學校去上課。那裏的教法

沒有日本的複雜：你騎上馬，教員在旁邊看住。先顛着小走，再顛着大走，再學奔馳。等到奔馳不至于容易摔下來，就教你打着馬跳過一根離地二三尺的木槓。我學的成绩和從前一樣，起初學的很快，但是到了奔馳的時候總免不了要摔幾交。一到跳木槓子，沒有一回能夠騎住！這一次調查完全是步行；只有在岡頭的時候同梭爾格騎過一回馬到北山去。中國馬身段很小，比外國馬容易騎得多，所以我放胆跑。梭爾格也很稱讚我的馬術。從太原到西山去的那一天，閻伯川叫人送了兩匹馬來，說是他衙門裏最快的，特地借給我們騎，兩匹之中有一匹更精神。梭爾格客氣，把牠讓給我騎。那知道剛跨上去，牠就飛奔起來。我趕緊把韁繩勒住，已經沒有用，因為嚼口被馬啣着，隨你勒牠口不會痛。路上的薄雪結了很滑的冰，我身上揣着一千多塊的儀器，一面怕馬滑倒了，或是我摔了下來，一面怕牠撞傷了人；所以雖然溫度在零度以下十二度，我仍舊是渾身是汗。幸虧牠一直向將軍署的馬房裏奔；到了那裏，就不走了，這纔換了一匹老實的馬，再出城去。我受了這一次的教訓，從此不敢賣弄我的馬術，並且相信，一個人爲天才所限，縱然積極訓練，到了相當的程度以後，很難再向前進一步的。

我們于十一月三十日從太原到陽泉。這是正太鐵路附近煤鐵業的運輸中心點。我們

在保晉公司住了八天，把附近的地層次序，煤鐵的價值，調查清楚，然後決定梭爾格擔任測繪鐵路以北的地質圖，東到太行山邊，西到壽陽，北到孟縣，我擔任測繪鐵路以南，東到太行山邊，西到煤系以上的地層，南到昔陽的南境。我于十二月九日離開陽泉，經過義井，南天門，到平定。由平定西上冠山，經朱家莊，鎖簧，谷頭，立壁，東上到浮山。從浮山西南坡下來，經安陽嶺，舖溝，到昔陽。從昔陽南順南河到柴嶺，東南到蒙山，東北到鳳凰山。然後北上風火嶺，到張莊；再經馬房，立壁，西郊，東溝，白羊墅，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陽泉。一共工作了兩星期。我初次在北方過冬，禦寒的衣具本來不完備，而這兩星期中，早上出門的時候，溫度平均在零度以下八度，最低的時候到零度以下十八度。上浮山遇見大雪，上蒙山遇見大風——在蒙山頂上十二點的時候，溫度還在零度以下十度，所以很苦。但是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做測量地質圖的工作，興趣很好，回想起來，還是苦少樂多。

浮山和蒙山都是昔陽縣境的名山。浮山上面有個大廟，修得很整齊。全山都是火山噴出的岩漿灰土，最上層有浮石，浮在水面不沉，所以叫做浮山，山在昔陽城東北十五公里，高出縣城三百四十公尺。山雖不高，四面却望得很遠。蒙山則是完全石灰岩所成

，是太行山裏的一個高峯；在昔陽城東南八公里，高出縣城五百公尺。從這兩個山測量，太行山西坡的地形和地質很容易明白。太行山全部雖是一條南北的山脈，山脈裏的長嶺却多是從北偏東向西偏南的方向。浮山本身就是這種長嶺之一；從浮山向北偏東延長，到固關中斷。從浮山向南，先看見的是建都河的峽谷，再過去就是蒙山的長嶺，方向也和浮山一樣。蒙山的東坡和南坡是鳳居河的峽谷。建都，鳳居這兩條河在蒙山的東北會合向東，穿過太行山到平原，就是舊圖上所謂沾水，在河北省平山縣城北入滹沱河。鳳居河以東，可以從蒙山看得見的還有兩條長嶺：一條叫鵝見山，離蒙山不過十公里，高也與蒙山差不多；一條是文山：都與鳳居河平行，從東偏北向西偏南。文山在蒙山東南三十公里，高度至少在蒙山以上四五百公尺，出海面大約在二千公尺左右；是太行山裏有數的高峯。

浮山和蒙山都到了太行的西邊，但是距低地還有三公里至六公里。這一邊的坡度很小，所以從西向東，路並不十分難走。坡腳就是出鐵鑛的岩石，再向西是一條南北的低地，從平定以北的義井起，到昔陽以南的柴嶺止，長約四十餘公里，寬約七八公里。在昔陽以北最寬。向南到柴嶺，漸漸的變為南河的狹谷。所有重要的村落，城市和煤鑛都



在這低地之中。低地的面上大部分是黃土。因為有許多河溝，所以並不是個平原。不過河溝不深；嶺與谷的高度，相差最多不過幾十公尺。

從平定——昔陽的低地向西，是一個黃紅砂石的高原。平均比低地高出二百公尺左右。高原上的山嶺，都是比較硬一點的石層所成。從東望去，大部分都是接連的長巖，與太行山裏有石灰巖高峯的長嶺完全不同。這種長巖全是自南向北。從浮山和蒙山所望得見最遠的一條，在低地中心以西十五六公里，高出低地四五百公尺，大概就是高原最高的部分。高原與低地的分界是一條極其彎曲的南北線，和太行與低地的界線大不相同。因為高原的西坡，有許多河溝，向東流入低地；兩條河溝之間，高原地伸一條東西長嶺插入低地：在平定西南，南川河北岸的是冠山，南川河南，馬房河北的是石鐘山，馬房河和北河之間的是藥嶺和風火嶺。高原上面，樹木極少，土地極瘠，差不多沒有甚麼大的村落。只有與低地接觸的東坡上，有很厚的黃土，被我們農民經營了幾千年，造成功一級一級的平台，可以耕種。

山西的鄉下人不但靠黃土吃飯，而且可以利用牠住房子。黃土是風吹來的，裏面沒有層次。被水沖開，往往成功陡壁。從這種陡壁邊上，向裏面挖一洞子。只要頂上挖成

半圓形，如橋孔一樣，不用一根樑或是柱子，不會倒塌。洞口可以安上門。門旁邊還可以開窗子。黃土是不很傳熱的，所以屋子裏是冬暖夏涼。這種土洞子，在河南，山西，陝西，甘肅，黃土厚的地方，是很普遍的。通常叫做「窯」——「武家坡」④上薛平貴所回的窯，一定是指這種黃土洞子。北京的戲子不懂得，進窯的時候彎着腰，裝着向地底下走的樣子，就把牠變成功煤窯的窯了。窯也並不一定是窮人住的。我從平定上了冠山下來，住在宋家莊的地保家裏，就是這種窯。裏面牆壁刷得很乾淨，很大的一個暖炕，屋外空氣的溫度，在零度以下八度，屋裏只有零度以上十二度。炕旁邊放着一對磁縣來的大青花瓶——這是北方鄉下稍有資產的人結婚的時候必需的東西；瓶與平同聲；取牠平安的意思。住這種窯的人，最怕的是地震；因為黃土是鬆的，一經地震，整個兒會得塌下來。民國十三年甘肅大地震，死去的幾十萬人，大部分是葬在黃土窯裏的。

太行山裏的水道很值得令人注意。中國的傳統地理學都把山脈當做大水的分水嶺。太行山就可以證明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唐河發源於渾源，經過倒馬關到唐縣；滹沱河發源於繁峙，經過榆棗關，臥石口到平山；漳河兩源，一發源於昔陽，一發源於榆社，出了太行，纔合流到磁縣。這幾條大水，都從山西穿過太行，流到河北。不但大水如此

，就是小水，許多也是如此。在我所調查的區域以內，有兩條比較大點的水：一是棉水，發源於壽陽，經過娘子關到井陘；一是沾水，發源於昔陽，經過楊莊口到平山；也都是穿過太行。從浮山和蒙山向西看，就知道這兩水支流的複雜。平定昔陽是一個南北的低地，而且南高於北；西面一個高原，東面一條太行山。我們以為最天然的水流，應該是一條從南向北流的水，吸受東西高處的支流。那知事實上完全不然。所有這區域內的水，除去昔陽城南的南河之外，都發源於高原，從西向東，橫穿過平定昔陽間的低地，直入太行山裏，成功峽谷。最奇怪的是在平定以南的棉水的兩條支流，南川河和馬房河，都不從很鬆的黃土地流入棉水主流，却都向東流入太行西坡邊上，在石巖上面，沖開一條南北的淺谷。可見得這些水道都與現在的地形有點衝突。研究這種水道的成因，是地文學上極有興味的問題。

我們把太行山的東坡和西坡比較，就知道因為地形構造不同，發生了極重要經濟的結果。太行山全體平均的高度不過一千一二百公尺，比西邊的低地高不了四百公尺；所有煤層都保存在這低地中間。而且低地西面是個高原，地層很平，下面仍然有許多煤可採，煤層露在地面的區域，沿正太路是東西的：從榆次起，經過壽陽到陽泉，延長八十

多公里；緊靠太行山西坡是南北的；從孟縣起，經過平定，昔陽，和順，遼縣到襄垣的南部，延長二百多公里；煤層既多且厚，是全國最大的煤田。東坡逼近平原；獲鹿縣出海面一百二十七公尺，比太行山平均要低九百公尺，所以從東向西坡度很陡。除去陷在半坡的井陘，河北省中部，沒有煤田。一直要到高邑，內邱纔有臨城煤田，又與河南的武安煤田不相連接。武安煤田因為種種關係，煤質煤量都不甚佳。南部的磁縣，安陽是河北，河南最好的煤鑛，但是逼近平原，南北長而東西狹，煤量因之減少，不能與太行以西的煤田相比。一座太行山把牠以西的大煤田和用煤多的華北平原隔斷了，可算是中國地理上最不幸的事實。

〔作者〕丁文江，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曾任北平地質調查所所長，著有「民國軍事近記」，「徐霞客年譜」等書。

〔注釋〕①梭爾格，德國人，曾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②閻伯川，即閻錫山，民國以來向主山西省政者。③頁岩，即泥板岩 (Shale)，地質學名詞，岩石狀如軟板，由黏土凝固而成。④「武家坡」，平戲中的一齣。

## 再渡陰山<sup>④</sup>

長江

小小黑河<sup>③</sup>的阻撓，讓我們兩天才到包頭<sup>②</sup>。包頭日本特務人員，聽說我們是去新疆的汽車，特別來詳細看看。謝謝他們如此關心！

包頭北出蒙古，有兩條山谷可通，一是大溝，一是小溝，都是陰山裏的谷道；我們選的小溝一路。那時包頭的駐軍，已經重重的把守谷道。軍帳搭在山頭上，頗有古代「戍邊」的風味。

小溝足有四十里長，曲折走出山溝後，並沒有什麼下坡，直接進入蒙古原地。這裏我們可以領悟到，蒙古高原在陰山是一個階層的邊沿，東南行在張家口<sup>④</sup>又是一級，居庸關<sup>⑤</sup>所在的南口山脈是第三級。

蒙古原地上，烏蘭察布盟<sup>⑥</sup>區域，大半是水草茂盛的牧地。草地地勢，平坦潤澤，不但行使汽車相宜，而且風景悅目。汽車進入草原，通常可以開足七八十公里一小時的速度，隨波形的汽車路，起伏前進。正如一隊戰艦突破碧藍的水波，在海上浮沉。

安北設治局①正在我們必經的路上，縣城的内容，實在遠不及武川②。在午尖③的旅店裏，聽到幾件新聞，都是關於民間欠糧，被官廳拘去的事件，這恐怕就是「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的古典今驗了。

蒙古草原的美麗，我見斯文赫定④對牠有正確的了解，一望無邊的青綠，其中沒有一叢林，或者一棵樹，來打破這種青茵的平順。前面，向任何的前面看去，總是悅目的綠色鋪好的野景。波形的綠地，猶如微浪的海洋。矮小的山崗，正如海中細島。在村莊絕跡的綏遠西北中公東公等蒙旗中，一座金碧輝煌的喇嘛廟之突然出現，無異久航茫茫的太平洋中，突然看到檀香山島⑤。到了夕陽疲掛在西方，灰白的光幕斜罩着大地。草地裏的馬羣，受了汽車的震動，沒命的狂奔。牠們一向自由生活慣了，蒙古地方可供交通用的動物，只有牠們跑得快，只有牠們靈巧，牠們自己經驗上覺得是天之驕子，牠們是比高大的駱駝還要受蒙古騎士的歡迎。我們這一隊比牠們更快的東西，巨大的吼聲——發動機與汽笛的聲音，使牠們感到第一把交椅的動搖，牠們驚懼，牠們憤恨。似乎牠們不佩服我們的汽車，因而以牠們最大的速度，開始和我們賽跑。夕陽草上奔羣馬，鬃飛尾直眼回顧，這是多好的寫生題材！

傍晚，過一條叫「海留圖」的小河，河的西岸有幾家蒙古包，爲漢商所經營。三十日計行四二〇里。此間較大的蒙古包已經不是活動的房子，而是僅有蒙古包形狀的固定土屋。車隊集結的停了下來，比原來幾家蒙古包的氣勢還要壯盛，簡直是一座「車城」。歐洲古代有「城國」，我們也可以叫做「車國」。因爲我們有幾十個男女老幼，「人」的條件有了。我們有統一的管理制度，生活和行車，皆有統一的籌劃與指導，「政府」是有了。我們有相當武器，可以自衛，「保衛」的機構有了。只是，我們沒有固定的領土，缺乏近代國家構成上一個重要因素。不過，我們也可以叫做「行國」，如漢時稱西域遊牧國家的名稱。

「行國」住宿之後，行國中人的社會活動，隨着展開，炊夫忙着燒茶作飯，車夫忙着收拾出了毛病的機器，老年人多半疲乏不堪，躺於帳幕裏愁眉皺眼，小孩子把他們都市裏帶來的紙條隨風放盪，青年男女們總喜歡到海留圖河邊用清寒的寒水來洗滌當天的塵垢。這樣幾千里戈壁長征的旅客，誰都準備有相當的食糧，這時大家享用了。小箱作了方桌，鬆沙是天然的「梭發」<sup>⑤</sup>，甲的酒，乙的肉，丙的餅乾，帶吃，帶說，帶唱。

東北人總是說東北的事多，他們痛罵東北那批自私自利的官僚軍閥，拚命刮地皮，

結果都歸了外人。剩下一些財產，弄到關內平津一帶；他們的子子孫孫便拿了這些財產在平津一帶作惡，悖入悖出，必無下場。日本佔了東北，所有稍有財產的商店，都給他弄上一個顧問，財政上出入要得顧問的同意，結果這些商店成爲顧問的私產！

海留圖河續進，汽車在草地裏奔馳，風景舒鬆清曠。經過好些難過的道路，益發顯得頭車司機的重要：他在車隊中的地位，等於一國的領袖，他不但要有特殊的經驗，而且他的度量要有海樣的寬宏。他也許有獨出心裁的特別作法，暫時不爲羣衆所了解，遭受了許多誤會。但是，他必須在事實上表現無假公濟私之行爲，才能得到大家的諒解。他主要的是要能爲大家開路，領導向前，有許多誤會和怨言就不能深究，更不能只是回頭和其餘的司機爭吵，而先剪除那些能幹的司機。因爲有脾氣的司機，大半是技術較高的份子，也就是這一車隊的骨幹，他們容易自誇，容易對領導者不滿。誠然，他們的本領，也不見得比現在開頭車的人高明，但是如果不能忍耐的將這些幹員排斥了，真遇到艱難險阻的時候，又沒有人才了。

不好的道路，如果有好的司機，也可以渡過許多難關，所以一個國家傑出的領袖，至爲重要。



一串汽車廢續的前進，其中任何一輛出了毛病，立刻要落伍到後面。時代的洪流，不斷地演變，不能把握時代去不斷改進自己的人們，當然很快就要爲時代所拋棄。許多不長進的人們，反而常常用愚民的教育政策，來阻止後面年青人的進步，這當然是不可通的。

車隊各司機，平時是各不相下，誰也不佩服誰。然而他們相互間却有一種道德的自然法則在，大家對於這個法則是無條件遵守的。只要車隊裏任何一輛車真正出了大毛病，或者陷在沙窩裏，其餘所有的車夫助手都一齊來幫忙，來營救。這種行爲，是不待招呼的，無條件自動的。這是因爲共同利害的結果，因爲這樣遼遠的蒙古旅行，誰也不能說自己准保不出些危險，如果不是大家合作，每個人都無法解決其自身的困難，每個人基於自身的需要，發生了不成問題的團結要求。因此，在政治上要談團結和統一問題，使利害共同，是最根本的辦法。

九月一日這天，我們遇到漫山遍野黃羊。這種野生動物，我在青海看過，從祁連山南北的地方，東北向察、綏、內蒙，這一帶地廣人稀的地方，都是他們繁殖地。黃羊奔馳速度，不等尋常，三十公里一小時的汽車和牠們並駕齊驅，牠們仍可以在汽車的前

面趕過。

所有的生物，都根據自己生存的需要而活動。黃羊生存的方法，有點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牠對於動物界來說，完全採取「守勢」的，或者「消極」的生存。牠沒有巨牙，又無利爪，不能犧牲任何動物來滿足自己。但是，其他的動物却不能說沒有犧牲他的意思，因此，首先牠有一種適宜於當地當季的土色和草色之保護作用的毛色，減少被旁人發現的可能。萬一被其他有傷害性的動物發現以後，牠就開始逃跑。牠的普通速度幾等於馬的狂奔；在緊急關頭，牠能縱躍前進，一躍能離地三四尺高，一二丈左右遠。不但成長的黃羊如此，初生的羊犢，剛脫母胎之後，一見風就可以跑路。

戰略上，有必須取得某地某事始為勝利者，同時，有只須不給予敵人某地某事，即為勝利者。這裏取捨得失，全在研究我們生存的需要在哪裏地方。

午尖在黑沙圖<sup>⑤</sup>，這裏是新疆哈密，甘肅酒泉、張掖和阿拉善蒙古走草地進入綏遠的總口子。從前西北一帶的鴉片都經此至百靈廟<sup>⑥</sup>轉歸綏。鴉片過境稅，是綏遠財政上看不到的大收入。德王<sup>⑦</sup>所主持的蒙政會爲了鴉片過境稅問題，也是和晉綏決裂的一重大原因！百靈廟形勢特殊化以後，綏西屯墾軍派兵把守黑沙圖，所有鴉片，不准再走百

靈廟，改由此去包頭。

三五處蒙古包，加上一連人的土屋兵營，此地也儼然蒙古地中之大鎮。所謂汽車站，也是蒙古包。所謂商店，也是蒙古包裹有限的一點東西。

〔作者〕長江，姓范，曾任大公報記者，遍遊我國西北各省。著有「塞上行」，「西北風雲」等書。

〔注釋〕①陰山，橫貫綏遠中部，蜿蜒達數千里的大山脈。②黑河，古名金河，在綏遠省會歸綏南。③包頭，東距歸綏二百多公里，平綏鐵路的終點。④張家口，察哈爾的省會。⑤居庸關，在河北省昌平縣西北。關凡四重：其下關曰南口，北口爲八達嶺。⑥今綏遠省北部一帶地方。⑦安北，在包頭的西北；設治局，邊省地方擬設縣治而尙未實行的，先行設局以籌備，稱設治局。⑧武川，歸綏北五十公里的一個縣分。⑨旅行者於日間歇息或進食，北人叫做打尖；午尖，午間打尖的意思。⑩斯文赫定 (Dr. Sven Hedin)，瑞典著名探險家，考古學家，曾經深入新疆蒙古諸地考古和探險多次。⑪檀香山即夏威夷島 (Hawaii)，在太平洋中，今屬美。⑫梭發，Sofa的音譯，也譯沙發，一種睡榻，通常設有彈弓和褥墊。⑬祁連山，在甘肅省張掖縣西南。⑭黑沙圖，在綏遠西北境，毗隣外蒙古。⑮百靈廟，在綏北烏蘭

察布盟內，爲綏省北部的軍政重心。④德王，原名德穆楚克棟魯普，通稱德王，現受日方利用，充僞蒙疆聯合政府主席。

## 青島海景

蹇先艾

我愛山，我也愛海；我愛山的崇高，雄渾，威嚴，我也愛海的寬容，偉大，汪洋。如果拿這兩種東西來象徵人格的話，我也就最崇拜這兩種人格。我是在山國裏生長的人，我們的庭園便包圍在糾紛的羣山之中，我曾經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朝朝暮暮晤對着山上的城牆，荒墳，古廟，茅屋，圮塔與松林。我還穿着線耳草鞋，走過蜿蜒龍蟠的九溪十八澗和巒荒的山路。我個人對於山的知識比對於海的知識多得多。海，我却很少有機會去接觸，或者去細細地領略。說句真話，有時候我更偏愛我們的祖國的黃河和揚子江；那兩條水的天險，波濤，泥沙，與嗚咽，能夠給我們以更深的刺戟，引起我們對於國家的命運的興歎。我們目前需要的是生命的呼號，巨浪掀起，掙扎，搏鬥，像我們那古老的江河一樣。不過，海，在寧靜的時候，我們也同樣需要它的寬大，海涵，來培養或擴充我們的人格。我覺得我們在國難嚴重的時期，應當學咆哮的江河；在太平時代，才應當學浩淼的海水。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在青島住了一個星期。青島的市政，柏油的馬路，巍峨的建築，蒼鬱<sup>①</sup>的樹木，自然值得稱讚；但是我並不怎樣地注意，我每天的生活總是到海邊去散步，拾蚌殼，或者默坐，遙對着海景。海風拂拂地吹到我的臉上，雖然帶着一點腥氣與鹹味；然而阻止不了我對於海的傾慕，對於海的陶醉。

我剛到青島的那天，便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

「……黃昏時候，火車漸漸地走得緩慢起來，浩瀚的大海便展開在我們的眼前了。參差不齊的帆檣嚴密地排在海邊。太陽不見了，天上灰絮似的雲影移動着。天連水，水連天。雲翳在遼闊的天空中幻變成各式各樣的形體：有的像飛禽，有的像走獸，有的像層疊的山峯……」這是青島海景第一次給我的印象。

次日早晨，空氣異常潮濕，在細雨濛濛的飄飛中，我一個人便跑到海濱去散步。一出門，走不上幾步，我的眼鏡便被雨打濕了，簡直辨不出路徑來。終於走到海濱公園，我坐在一張褐色的石桌前，面對着大海。桌下便是一帶嶙峋的巖石，有幾個日本女孩在那裏尋找海蟹與海螺，跳着腳跑來跑去，好像在平地上走路的樣子。海上的左岸的輪廓，比較分明，迤邐<sup>②</sup>着房舍的行列，紅頂黃牆堆積在綠樹叢中，由海邊蔓延到高坡上去

• 山巒起伏在灰色霧縠<sup>㉑</sup>裏面，景象極其迷濛。對面是一片鑲嵌着綠林的小島，左邊海水茫茫，望不到涯涘。有兩三點帆影在海上起伏；遠的模糊，近影清晰。海水的呼嘯，像深山裏一萬個瀑布聲。海面有一碧萬頃的波瀾在搖動。靠岸是一簇一簇的白沫似的巨浪，變化迅速，不可捉摸。有時像充滿了憤怒，嘩嘩地抨擊着海岸；有時一小股一小股地跳上巖石來，又跳回去，比小孩子還活潑。我沉醉了，我的長年鬱悶着的心胸，得到了暫時的舒解。到了午飯的時候，我還是依戀着不肯回到旅舍去。

〔作者〕蹇先艾，現代貴州遵義人，著有「鹽的故事」，「還鄉集」，「離散集」等書。

〔注釋〕①縠音渺，大水。②翁音翁，上聲。翁鬱，草木茂盛的樣子。③迤邐音移里；連延着。④縠音斛；有縐紋的紗，這裏狀霧。

## 靈峯道上

蕭乾

天色近晚，谷裏空濛如霧，一種冥冥的白烟由地上騰起，向着峯頂凝集。且有一股猙獰的烏雲，四下散開，山兩眼看將要撲來。

面着那低壓下來詭計多端的重雲，心中不是沒有害怕。然而我們人多，誰也不甘担當那破胆的污名。終於，還是全副雨裝，各個懷揣電筒，邁出了旅社的門檻，沿着那澗溪東進。

走過響岩，一位旅伴抱了塊山石，涉着溪流，去敲那巨岩一下。直好像巨岩發了怒，小小的山石竟擊迸出隆大的聲響。

我們走過許多古怪山峯：「將軍抱印」，「朝天鯉」，「聽詩叟」，「睡猴」，「臥蠶」，道旁有「雁蕩山管理委員會」栽好的箭頭，指明那「名堂」的方向；但是到現在，我還記得起形狀的却只剩那「老猴披衣」了。

出了淨名寺，我們便踏上齋峯的夾縫。矗立在我們左右的盡是盤踞起伏，層累峻峭



的峯巒：「蓮房」，「金鼎」，「蝙蝠」，「玉杵」，把陰沉沉的天遮得更晦暗更低壓了，而且，遮得只剩那麼小小一塊。山坡上遍滿了桐樹，粉色的花，襯着蒼黑的岩石。轉過帽盒峯，忽然，我們頭上那塊灰天更暗了，而且變成了窄長。這是那裏呵？壁立在我們左右的是兩座連天拔地，屹危無比的巉岩，黝黑，斬齊，聳拔，直像是造物一斧劈成的兩道巨牆。好個天地大手筆呵。

夾在這蔽天的巨牆中，仰頭望望那嶒嶸的峯頭，忽然憶起屠格涅夫◎散文詩裏那篇 ALPS ◎雙峯的對話來了。誰敢保這些碩大古怪傢伙不在恥笑着我們這羣萬物之靈呢！

忽然，同行有人發現這巨牆的名字了。還得謝謝那箭頭，我們知道它叫「鐵城陣」。多堅實的名字呵，可惜愛好藝術過火的管理人，指示牌上竟是用藍紅綠三色油漆寫成的美術字！「鐵城陣」自身對於美術字可真是個活諷刺。

深山裏的洞窟最引人起原始的懷緬。我們躡手躡腳地走進維摩洞，幽深，僻靜，心裏默默翻騰着一部上古史。

中折瀑的地勢有點像一隻大甕，四面爲參差岩石所環抱，甕口還有灰暗雲霧籠蓋着。

。瀑布不算大，壺口距壺底却很高，下有碎石小潭。瀑布傾注瀉下，隆隆震出一種鬱悶渾圓的響聲，至爲怕人。這時瀑布又爲壺口外面的風吹得忽東忽西，飄搖不止，直像是逞顯着它飄忽無定的本領。

歸途，山雨終於趕到。摸着黑，我們的文明電筒權充作原始的火炬了。

次晨，去散水岩的道上，轉過玲瓏岩，沿着鳴玉溪前行。橫在天邊的是一簇怪態窮形，嵯峨環列，直像吆呼一聲截住我們的去路。有的拔地而起如幼筍（臘燭峯），頂尖處還安着個朝天龜。除了蒼黑幽峻的「五老峯」，造物在這裏施展的不是它的壯烈了，它顯示出一個細心雕刻家的手藝。在這叢起伏的岡巒上，看它費多大心計，「駝鳥峯」，「寶印峯」，「金鷄峯」，「伏虎峯」，「犀牛望月」：名堂雖是土人起的，那古怪形狀也太逼人起實物的聯想了。

由此跨過謝公嶺，便是去石門潭的路。這座紀念謝康樂曾攀登過的名山，本身是沒有什麼希罕的。但爬到山尖，下眺山脚田野阡陌，黑綠相間，真是一幅別出心裁的闢案畫。

越過山脊，「老僧拜石」的遠影漸漸出現在眼前了。雁蕩許多「象形的」山名我都

不服氣，單獨「老猴披衣」和這老僧的形狀，真酷似一尊石膏模型，誰個大手掌拿一座高山做泥團，捏得這麼唯妙唯肖呀！

下了謝公嶺，隱在一片茁茂竹林裏的是東石梁。在這裏自然又以建築師的魂靈接納我們了。洞幽深而且陰冷，岩縫霖霖滴水。上面築有三層樓閣，突出洞外。石梁便蜿蜒橫在洞口，如一巨蟒。

我們鼓氣登上最高一層樓閣。廿隻厚脚東東地踩着單薄的木梯，那聲音是夠宏大的，更何況好事的旅伴又把銅磬和木魚一齊敲打起來呢！敲得黑黑洞窟裏，那位菩薩的金身像也驚慌得閃了亮。善良女人型的臉上似乎溢出笑容來了。一對陳舊的燈籠，一串罩滿積年塵埃的銀紙元寶，搖幌在我頭上如巫婆，嗅着那濃烈的檀香，承受着岩縫滴落下的沁涼水珠，幼時許多回憶夾着那惡作劇的磬聲向我接連襲來了。

去石門潭要走很遠的路，而且沿途盡是狹窄的田塍，滿泥不堪。然而一走到大荆溪畔，便覺得這段路值得跋涉的了。

正如我不懂得爲什麼有的山是一堆土，肥如一口母猪，有的却一身嶙峋怪石，崇高傲慢，我也爲了流水的顏色而納悶了。不能說是天空的反映，壓在我們頭上的明明是萬

頃灰天，疏疏朗朗地嵌着些碎朵白雲。然而橫在我們腳前的却是那麼清澈，那麼蔚藍的水，清澈到看得見溪底石卵隙縫的水藻。兩岸綠楓枝上晒着一束束金黃的麥梗。這時，一隻竹排由上游浮來。順流的水拖着小小竹排，排上的漁人閑怡地坐在一隻小板凳上補着漁網，水上印出一幅流動的鮮明圖畫。

我們登上靠岸的一隻擺渡，那老渡戶一搖一搖地把我們載到對岸的石灘上。受過山洪冲刷的石卵在我們腳下擠出細碎笑聲。

方才那道溪水繞過石灘，終於爲兩座壁立的岩崖夾起來了，湫窄，堅牢，果然是座石門。我們爬到左邊那面崖角，下望石門潭，澄爽碧藍如晴空，只有夢裏才會有的顏色呀！摹想在滿天星斗的夜間，由崖角躍下，豁然一聲，墜入這青潭，冒了一個藍色水泡，卽刻爲疾流捲去，真是太精於瑩地風水的人了。這正是雁蕩山人蔣叔南君的死。聽本地人說他修橋補路，管教了山川，却沒有管教成膝下的兒子。

我們原路折回，趕到靈峯禪寺飽吃一頓。

〔作者〕蕭乾，當代作家，著有「栗子」，「夢之谷」，「落日」等書，

〔注釋〕●本篇節錄雁蕩山山水通信之五；雁蕩山在浙江樂清縣東九十里，上有靈峯禪寺，因將廟

附近的山路概稱爲靈峯道。④造物也稱造化，即創造萬物、化育萬物的意思，含義廣泛，通常多指天說。⑤屠格涅夫（Turgenev 1818—1883），俄國名小說家，作品譯成中文的有「羅亭」，「煙」等多種。⑥ Alps，山名，中譯阿爾卑斯，爲歐洲中部的大山脈。屠格涅夫曾用這個題目作了一篇散文詩。⑦謝康樂即謝靈運，南北朝時宋陽夏人，嗜遊山水，任永嘉太守時，常遨遊至旬日不歸。

## 偽滿逗留記

溫 途

或無重登車的希望。去年桃花將謝時節，我從江南跑到遼北，探察久別的家鄉，由津浦換搭北上車，過天津不久，車上茶房來來去去高喊：「到滿洲去要換滿洲票（偽滿紙鈔），誰換滿洲票？」黎明時到山海關，照例應到行李車旁等待檢查行李，我因為人太擠，仍坐在車上，忽然一個茶房連串的喊：「誰從天津上車？行李裏帶好些書？趕快下去看！」我預感不幸將來臨了！拿了大衣並提了小皮箱，我想這次下車或無重登車希望。走近行李台，看見有十幾個人圍了我的箱子，有日本人，偽國人，後面站着拿槍的日本憲兵。我站定了，一個輕輕地說：「原來是個女人的！」後來由一個日本人用半通的中國話盤問我，間或由偽國人翻譯。其他人兩手都忙着：有的看我的書，有的看照片，有的看畫片，有的看底片，最後由一個漢奸摸起我包舊鞋的報紙，還有一本洋裝燙金的書，是姚莘農譯的「近代世界史」，他說，「這書和報紙你還要不要？」我知道要扣留牠們，我乾脆說不要了，於是他便拿走了，一些人也都停止檢查，由一個人吩咐路警

：「把這女人箱子細好，送到行李車。」我鬆了一口氣回到車上。

時代的賜與，火車到瀋陽，我便在旅館住下，爲了要看女師的朋友。旅館外觀很整潔，可是裏面鴉片煙氣燻人欲倒；旅客喊叫聲，野妓和茶房調笑聲，繼而野妓和茶房相罵聲，接着野妓自哭自訴聲：「我們賣肉體的誰的氣都該受？你們掌櫃的也不管……嗚嗚……」我掩耳睡了一夜，次晨坐馬車到大東門女師去。我的老友特意請了一天假，陪我出去玩；談起舊同學，死的死，嫁的嫁，不死不嫁的在倒霉，沒有一個有好的出路的。她說：「爲什麼都這樣命苦？」朋友呵！什麼是命運？這是時代的賜與呵！

走近了東陵，莊嚴琉璃瓦的古建築物，看了使我出神，因爲我想起可愛的北平來！朋友告訴我現在東陵有香火了，溥儀<sup>●</sup>常穿朝服，戴朝帽，掛朝珠來朝拜。

用皮鞭來告訴 夕陽西下時，辭別了友人回到旅館，付了賬，繼續我的行程，到長春，也就是僞新京去。一個茶房搗了箱子送我到車站，打了行李票，我照例付了兩毛小費，不料他仍是跟着我，說要替我估個位置去。我堅說不用，他說：「我們是日本老板，只給我們吃飯，不給勞金（薪金），所以只好多替客人作點事，請客人多給點錢用。」我更不理他了；原來他受別人的榨取，想要加重榨取我。

走過候車室，看滿地坐了蹲了一些冀、魯一帶的鄉民。近年來農村破產，他們都大批流轉到關外來，因為現在日本人正加速修鐵路，開礦山，造邊防要隘，建洋房，恰需要多數勞動者。

鈴聲響了，開始剪票進月台，我們的勞苦同胞們，從沒有搭火車旅行，恐怕佔不到坐位，更怕沒等上火車，火車便開了，所以都爭先恐後擠到剪票處。可是日本人來告訴旅行的規矩，要排成一隊按次剪票；不是輕聲告訴，也不是大聲告訴，是用皮鞭來告訴。隊伍沒成一半，後面人又擁到前邊去，隊伍將要排好，後面又往前湧，我不由自主向前邁兩步，前面人也不由自主向前邁兩步，皮鞭聲在我身旁響起，後面的山東老哥背了個大包袱，左手抱了孩子，右手牽着小腳蓬髮婦人，仍往前衝，頭上重重挨了幾鞭，彷彿打暈了，孩子跌倒花磚地上，小腳婦人顛狂地彎了腰……我淚水充滿了眼眶，悄悄站到隊尾去，送我的茶房又出現我的身旁，諷諷着說：「怕打？哼？」我在北平「一二九」也曾在大刀下衝來衝去過，我果真怕打嗎？

沉悶的窒息，踏上火車，並不怎樣擠。深夜時我到了披了繁華淫衣的故鄉。閱了行李，李明天才能取，安步當車走回家；陌生的柏油路，陌生的洋房，幾乎使我迷了途。家庭



委實甜蜜，但是住了幾天便感到沉悶得窒息，偌大的城市，沒有幾家報館，頂大的要算大同報，每日雖出兩大張，刊的消息都是同盟社的訊，副刊只有半版，碰天有，碰一天就沒有副刊。想出去會舊師友，據說有的先生失業，有的朋友作了大學教授（他在大學讀過一年半），學校地址都改了，省立二師，二中，七中都合併為一個學校，從前的縣女中，現在搬到偏僻的南關，原校址作了「機關」，三個縣立小學，十幾個區立小學，現在合併成兩個小學，這樣無形中有好些學生失學了。不，這裏也創辦了「文化學院」，「日語學院」，「簡易師範」（簡得一年便可畢業），但是，無疑都是製造漢奸的學校。其他兩個私立小學，也改為「市立」，歷史悠久的英國教會學校萃文女中兼小學，事變後第三年仍是採用中國課本，可是現在也改「滿洲國文教部」所訂的課本了。這裏文化生活如何可憐可想而知。假如說電影是文化的一部，那麼這裏的電影業是突出的文化線，日人辦三個電影院，「滿」人辦有：國泰、大安、光明、光陸、平安五個電影院，影片都是直接從上海運來，譬如現在正演「迷途的羔羊」，「十字街頭」，「母愛」，還有西片「賴婚」等。

三項工具 日本人一貫用鴉片，妓女，賭博來統治亡國奴的靈魂。這三項工具在長

春是繁盛絕倫，黃版刻黑字的「鴉片零賣所」據說有二百四十餘家，大規模的有幾層樓房，漂亮的女招待，小規模的用幾間磚房掛個招牌就算了。這些煙館幾乎到處皆是。除掉用劃一的「鴉片零賣所」外，還個別用橫匾刻着：「青雲閣」「醉心閣」，更有令人作嘔的「噴雲吐霧」橫匾。內部有櫃檯，買膏的就在櫃檯前交易，兩毛錢一小包；再走進去，便是用木板夾成一間間小房，房內擺木榻，木榻上放着枕頭，進去就可一聲不響躺下，茶房也會一聲不響捧上烟具，如需要個女人陪，那方便極了，不過要多給點小費。偽滿警察也常挨門挨戶捉烟客，是捉沒有照會的，一般人爲避免捐照會，查照會麻煩，每天都到鴉片零賣所去「噴雲吐霧」。

矮牆矮屋式的小洋房，門前高掛什麼料理店的，也到處皆是，其數目不下於鴉片零賣所。料理店本是飯店的意思，可是這裏的料理店，進去固然可以吃飯，可是都以賣淫爲正業。每走到街上總能看到日妓們塗着菩薩般的臉，穿着奇裝異服，嘻笑着在賣弄風騷，或者向將別去的狎客高呼：「訕訕哪啦！伊啦訕！」（再見！願再來！）重覆地高喊，比上海街頭野妓還坦然些。我常看上海野妓愁眉苦臉竚立着，我看日妓可總在笑，她們或許是不曉得痛苦的？

相似料理店的建築，門前掛什麼麻雀屋，那就是賭場，其數目也相當多；至於日人組織的不公開賭窩，及街頭巷尾的押寶攤，都毫不加阻止。

人民叫苦連天 長春向來商業發達，可是自從作了「偽首都」之後商業反而蕭條起來，譬如綢緞業一向售江浙絲綢和上海布疋，可是現在關稅和運費重了，生意都轉到售日貨的日商手中。東北土地肥沃，每年能收好些高粱、大荳、穀子、玉米等，事變前每當秋收後都由營口，山海關運到內地來，事變後就無人運輸，無人收買；近來才由日人「運輸組合」廉價收買，操縱運輸到日本或什麼地方去，米糧業真蕭條得很。自從偽「中央銀行」成立以來，中國法幣與銀幣都禁用，市上流通着日鈔和偽鈔，銀行業都覺無事做，甚有歇業的，長春交通銀行，中國銀行都仍存在，只靠經營產業或零星匯兌做生意，如交通銀行，去年只賺一萬元，大有今昔之感了！旅館業該算最發達了，因為全「滿」鐵路都以「新京」為終點，或藉來繁榮「新京」，並且又多一條「京白線」。（就是從長春到白城子，是早擬建築的）可是市面雖蕭條，捐稅卻奇重：地皮捐、房捐、戶別捐、保甲費、衛生費名目十足，人民叫苦連天。

這裏的人們都太趨尚浮華了，工人學徒都着起日本式不蓋屁股西服，婦女多喜穿鮮

隨日貨旗袍。長春西部建起好些「機關」和「公館」洋房，這些人們都喜歡去逛街，看着很不順眼。「公務員」除着西服外，現在都着「協和服」，式樣很像中山服，所差者是鈕扣像西服褲樣藏在裏邊。「協和服」是「日滿協和會」會員制服，日「滿」會員很多，各地都有了分會，現已有若干萬，正在飛速增加；這是加緊統治，鎮壓反動的機關。

我的親友，也有幾個爲日人服務的，有一個真被麻醉了，他對我說：「日本人辦事認真，實行考試制度，不亂薦人，比中國人濫用親戚好多了。」他忘記大前題了，但是我沒回駁他。其他的人則不然，爲了吃飯不得不遷就職業，他們苦悶着，有兩個人要我代在內地謀職業。我呢？自己也沒辦法。那時抗戰尙未發動，各方組織，實不令人滿意，何處容納有志報效祖國的人們呢？

到吉林去 爲了看久別的姑母，我便搭火車到吉林省城去，只有三小時餘的旅程。火車到了土門嶺，想到這是風景很好的地方，探出頭望了望，瞥見一個土坵上面豎了個木板，寫着客車被劫日月。原來不久前抗日紅軍游擊隊在此劫過一次車。當游擊隊槍聲響起，火車前進不能，游擊隊便登頭二等車，據說日人多被槍殺，並搜走一些錢鈔，藉此補充經費。這次車的下次車，便是一列軍用車，游擊隊目的或本在軍用車。

吉林的日人比較少，據說日商人及「公務員」因為這裏「鬍子」（游擊隊）多都不願來。譬如「公務員」從「新京」調到吉林的，可增其原薪百分之十的「冒險金」，如調到敦化，延吉一帶，可增百分之二十至五十「冒險金」，如調至嫩江或松花江下游去，可增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冒險金」。

我去看吉林省立女師同學，她們都羨慕着說：「能到內地是太好了！」談起吉林的學校，知道省立一中和五中合併，省立女高中取消，每年級生員限四十人，目的在「淘汰」。課程都減輕了，取消英文，取消中國史地，代以「滿洲國」史地，歷史據說從遼金開始，可是從小學便添讀日文，孝經、論語、孟子也挨着讀下去。沒有讀過古書的先生教古書，笑話百出。她們全快畢業了，談到畢業後她們都覺渺茫，職業不一定有，城市裏學校減少，很難找到位置，如到小村鎮，「鬍子」太多了，雖然聽說「鬍子」專打日本人。當與她們握別時，她們都說：「希望你趕快回內地去吧！我們祝你……」她們眼睛都溼滿了！

錦繡河山 當從吉林回長春後，接到上海來信，知道到上海生活有辦法；我彈着熱淚又離開家鄉，搭火車到大連，由大連搭日商船到上海。船開之先，是「水上警察局」

的日人與「滿」人，到船上詰問一次又一次，最後一個漢奸問：「你這單身的女人到上海作什麼？是不是組織什麼會？」我覺得很厭煩，把手中吃的蛋殼往旁一拋說：「你說什麼話？」他又邊走邊說：「扣留在大連，你也沒法……」不久鑼聲響起，船慢慢移動了，我想不會「扣留在大連」了。跑到甲板上，看看海水澄清的可愛，港灣形式非常好，冬不結冰，實是東北難得的港灣。溫和的海風梳着我的頭髮，我低低唱起：「錦繡河山，何時還？……」

【作者】溫途，現代吉林長春人，上海大美報的撰稿者。

【注釋】①溥儀，前清廢帝，現充偽滿首席傀儡。②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大中學生八千餘人，分向軍委會北平分會代主席何應欽請願，歸途爲軍警阻截，發生衝突，學生被捕十餘，傷二百餘人，是爲「一二九」運動。③同盟社，日本政府半官通訊社。

## 中東路上

蕊 許作  
沈端先譯

到了滿洲里●車站，就來了中國的官吏，搜查了我們的行李，檢查了旅客的護照。從同車的中國人嘴裏，傳來一些本地的消息。這就是說：在前天，滿洲里的中國護路軍因為官長要改掛「滿洲國」國旗，所以引起了反抗的暴動。據說，他們已經很久不會發餉，可是中國人心裏的中國人精神，依舊是不會消滅的。

爲什麼「滿洲國」軍隊不擴大鎮壓叛軍的軍事行動？爲什麼日軍不將整個滿洲佔領？

對於這些疑問的解答，因爲旅行的繼續而漸漸的明瞭。我們這列火車繼續地走了十五六小時的這塊地方，是叫做黑龍江省。這裏大部分是極目荒涼的茫茫的沙漠。要填滿這塊土地，有幾百大兵也是不夠用的。

什麼也沒有，真是什麼也沒有，祇是一點點的泥塗的小屋，和寂寞地移動着的商隊。每個車站，都有一塊十字架式的站名表示板。中國字直寫，俄羅斯字橫寫。

在海拉爾車站，掛着一張捷克斯拉夫國的皮鞋店的廣告，真使人有點吃驚。除蘇聯之外，這皮鞋店的廣告，可以說是已經完全地侵入全世界了。

侵晨四點光景，到了齊齊哈爾。大家醒來！日本人官吏和白俄警備隊上來，一點也不遺漏地檢查了各樣的東西，從護照行李起，一直檢查到心臟，一直檢查到腎臟……車外站崗的兵士穿着中國衣服。雖則背上了怪長的刺刀的步槍，可是態度上依舊流露着非常隨便的神氣。在車內檢查着的官吏和警備隊反而比他們緊張得多了。

突然，檢查員們回轉頭來又闖進已經檢查過了的車室，很快，將一位中國青年不管死活地拖了出去。大概這青年的反日的言動被人密告了吧。

諸位檢查員先生們，以加倍的興趣，更粗暴的開始了第二次的搜索。可是這搜索並不能繼續得很久，從車外，已經像雪崩一般的擠進了許多的新客。

他們，都是因為昨天火車在齊齊哈爾附近中斷，而逃到火車站來的人們。不論怎樣等待，車上的檢查永也不會終了，所以他們就不管一切，擠開車外密排着的警備軍隊，而像蝗蟲一樣的擁擠到客車裏面。

列車裏面，擁擠得絲毫也不能移動。休息可不必講，就是打個瞌睡也不容易。人擠



得像皮鞋裏的楦頭一樣。

可是，從這些新來的闖入者的身上，帶來了許許多多的消息。有一個美國人，說正在「新滿洲國」的某大都市建築一些賭博用的遊息場所。他說，最討厭的就是「新滿洲國」的官吏貪得無厭地要求額外的好處。

還有一個捷克斯拉夫人，據說，他正在進行着哈爾濱的退職將軍柏來德納氏和在柏拉格的退職將軍伽達氏之間的交涉。他說，謝米諾夫<sup>⑤</sup>已經老朽昏庸，所以他自己打算代他指揮白俄羅斯的軍隊。還有，他說，由德國皇帝威廉<sup>⑥</sup>陛下的介紹，和德國法西斯蒂們已經有了充分的連絡，所以事情很有把握。這位板起了面孔談論着海闊天空的大計劃的朋友，名字叫做池勃考夫。這就是新興滿洲國的空氣。

【作者】基許，現代德國報告文學作家，二十三年春，曾到上海。譯者沈端先，現代浙江人，譯有「母親」，「新興文學論」等譯品。

【注釋】<sup>①</sup>滿洲里，見「庫倫去來」課注三。<sup>②</sup>海拉爾，即黑龍江省的呼倫縣。<sup>③</sup>捷克斯拉夫國（Czechoslovakia），本奧匈帝國之一部，一九一八年獨立，一九三八年又為德國兼併。<sup>④</sup>齊齊哈爾，即黑龍江省會的龍江。<sup>⑤</sup>白俄，見「庫倫去來」注二。<sup>⑥</sup>謝米諾夫，白俄時代

的將軍，反對蘇聯最力。自潰敗遼東，退入我東三省境地以來，十餘年中，受日人豢養，蠢蠢欲動。柏萊德納，伽達，池勃考夫都是他的舊時部下。⊕第一次歐戰時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今已逝世。

## 西伯利亞

徐志摩

西伯利亞●只是人少，並不荒涼。天然的景色亦自有特色，並不單調；貝加爾湖●周圍最美，烏拉爾●一帶連綿的森林亦不可忘。天氣晴爽時空氣竟像是透明的，亮極了，再加地面上雪光的反映，真叫你耀眼。你們住慣城裏的難得有機會飽嘗清潔的空氣；下回你們要是路過西伯利亞或是同樣地方，千萬不要躲懶，逢站停車時，不論天氣怎樣冷，總得下去散步，借冰清尖銳的氣流洗淨你污濁的肺胃，那真是一個快樂，不懂你的鼻孔，就是你面上與頸根上露在外面的毛孔，都受着最甜美的洗禮，給你倦懶的性靈一劑絕烈的刺激，給你鬆散的筋肉一個有力的約束，激盪你的志氣，加添你的生命。

再有你們經過西伯利亞時記着不要忙吃晚飯，犧牲最柔媚的晚景。雪地上的陽光有時幻成最嬌嫩的彩色，尤其是夕陽西漸時，最普通的是銀紅，有時鵝黃稍帶綠暈。四年前我遊小瑞士●時初次發現雪地裏光彩的變幻，這回過西伯利亞看得更滿意；你們試想晚風靜定時在一片雪白平原上，疏玲玲的大樹間，斜刺裏平添出幾大條鮮豔的彩帶，是

幻是真，是真是幻，那妙趣到你親身經歷時從容的辨認吧。

我怎樣來形容西伯利亞天然的美景？氣氛是晶澈的，天氣澄爽時的天藍是我們在灰沙裏過日子的所不能想像的異景。森林是這裏的特色：連綿、深厚、嚴肅、有宗教的意味。西伯利亞的林木都是直幹的；不問是松，是白楊，是青松或是灌木類的矮樹叢，每株樹的尖頂總是正對着天心。白楊林最多，像是帶旗幟的軍隊，各式的軍徽奕奕的閃亮着；兵士們屏息的排列着，彷彿等候着什麼嚴重的命令。松樹林也多茂盛的：幹子不大，也不高，像是稚松，但長得極勻淨，像是園丁早晚修飾的盆景。不錯；這些樹的倔強的不曲性是西伯利亞，或許是俄羅斯，最明顯的特性。

——我窗外的景色極美；夕陽正從西方斜照過來，天窗、嫩藍色的，是輕敷着一層纖薄的雲氣，平望去都是齊整的樹林，嚴青的松，白亮的楊，淺棕的筆豎的青松——在這雪白的平原上形成一幅彩色融和的靜景。樹林的頂尖尤其是美，他們在這肅靜的晚景中正像是無數寺院的尖閣，排列着，對高高的藍天默禱。在這無邊的雪地裏有時也看得見住人的小屋，普通是木板造的，屋頂鋪瓦，頗像中國房子，但也有黃或紅色磚砌的。

人跡是難得看見的；這全部風景的情調是靜極了，緘默極了，倒像是一切動性的事物在這裏，是不應得有位置的；你有時也看得見遲鈍的牲口在雪地的走道上慢慢地動着，但這也不像是有生活的記認。……

【作者】徐志摩，浙江海甯人，歷任北京大學等校教授。民國十九年乘飛機遇難死。著有「志摩的詩」、「猛虎集」、「落葉」、「自剖」、「巴黎的鱗爪」等。

【注釋】①西伯利亞(Siberia)，指北亞細亞洲的全部而言，今屬蘇聯。中有橫斷鐵路，和我國的中東鐵路相銜接。②貝加爾湖(Baikal)，西伯利亞最大的淡水湖，鐵路正繞着牠的南端經過。③烏拉爾(Ural)，西伯利亞西界的山脈，介於歐亞兩洲之間。④瑞士(Switzerland)，歐洲中部一個小國，以山水佳勝名於世。

## 我的旅行記

胡愈之

記得我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我最愛讀的書是康有爲的「歐洲大陸游記」<sup>①</sup>，和孫毓修譯的「謙本圖旅行記」<sup>②</sup>。到遠處旅行是一件快樂而有益的專。即使不能親去游歷而單讀游記，也可以給你無上的樂趣。因爲異邦人情風物的記述，不但可以滿足年輕人的幻想和好奇心，而且可以給你許多於實際生活上有益的教訓。有一位西班牙的作家說，旅行是照鏡子。人總不能看見自己，唯有和別處的人比較時，方照見了自己的真實面目。所以旅行和讀旅行記，是和照鏡子有同樣的快樂，在鏡子中發見自己時，無論是美的或醜的，你總會生一種愉悅。

我算是有幸福了。到歐洲去跑了一回。在三年中間，走過七個國土。我願意把我的浮面的觀感，寫些出來，給我們的青年讀者以些少的愉悅。我有很豐富的資料，可惜沒有像康有爲孫毓修那樣富麗的文筆，這是要向讀者諸君抱愧的。我現在先從最近的一段經歷寫起，便是從巴黎回到中國的途中經過德國西部三個大城的一段。其餘的讓我有別

的機會再來補足。

### 同車的波蘭苦學生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晚十時，在巴黎北車站上了火車，在朦朧的霧氣中，開始了一萬四千基羅米突目的長征。這車是從巴黎經比利時，德國，波蘭直達俄國邊境的國際特別快車。三等車的設備卻非常簡樸，不像開行英法國內三等列車那樣的舒適。是在隆冬而且又過了新年，不是旅行的季節，所以旅客寥寥可數。我們的車廂中，只有四個旅客：一位比利時姑娘，一個丹麥拳術師，一個波蘭學生和我。那拳術師，除了丹麥話以外，就不能講別種語言，沒人能和他談話。可是他卻愛向人做出種種怪樣唱着哼哼調兒，把那位比利時姑娘嚇壞了，坐的不久，便換到別的車廂裏去。

剩下的是我們三個人。我便和那位波蘭青年對話起來。才知道他是在比利時 Grand 大學讀書的，而且已得了工程師的證書，因為想繼續求學，而且又沒錢，所以去巴黎做工。最近受了世界經濟恐慌影響，沒有工作了，便只好回到波蘭去設法。他和我談了許多在巴黎做工的情形。他曾經做過汽車夫，機械工人，替闊人家看門，在牆頭上糊廣告

。他說時氣宇昂然，彷彿很驕傲的樣子。我問他既是工程師爲什麼不回波蘭做事去。他說，在波蘭像他同樣學歷的人，有整千整萬沒有事做。所以只好再加深研究，才能得一個位置。知識者的失業恐慌，原來到處是一樣的。

一夜沒有喫什麼東西。清晨到了德國邊境的大城柯洛業（Köln）下車，我就約那位波蘭學生同去咖啡店早點。他說不願去。我問他爲什麼不願去，他才說出了實話。他說身上只剩下三個馬克④，還要買車票到愛森（Essen），所以不能喫早點了。我說我可以請他，他當初仍不肯。我邀了再三，他才同我去喫了。

喫過了早點，我們便分別。他是到愛森去找波蘭領事館借旅費回國的。到愛森去的三等車票要八馬克，而他只有三馬克，我想送給他幾個馬克，他一定不肯收。他說打算用三馬克買票到一個中間的車站，到了那車站不下車，這樣便可到了愛森。到愛森時如車站檢票員要求補票時，他可以同他去領事館設法。這樣我便只好讓他獨自走了。他走後我卻還是替這位苦學生擔心。

## 萊茵河畔



在柯洛業我去訪問世界語週報（“Heroldo de Esperanto”）的主筆，是我前年出席比利時萬國世界語大會時相識的。但他因病在家，館中的人另去找來了一個通世界語的人，陪伴我去遊覽城市。那位先生又是一個失業的，本是一個銀行雇員，失業了已有兩年。他陪了我走到街上，開頭就請我原諒，說是因沒錢，要教我請他和他的家人喫一頓午飯。我當然答應了。後來他領我到了一家頂便宜的工人飯店，他的夫人和小孩隨後也來，四個人同喫，是我付的賬。菜是非常粗陋，我幾不能下嚥。但是他們却津津有味地飽喫一頓。飯後向我謝個不了。看他們的樣子，是好多天沒有飽餐了。

因為我留柯洛業的時間不多，所以他只領我去走了幾條大街，並去看了一看萊茵河的風景。柯洛業是萊茵河上第一大城。河的兩岸盡是工廠烟突。還有許多舊營房，半年前還駐有法比軍隊，新近撤退了，但按照凡爾賽和約<sup>⑤</sup>，德國仍不許在此駐兵。前年的萬國報紙博覽會曾在此開會。

## 道特芒

午後上車往道特芒（Dortmund）。道特芒有幾位世界語同志是去年在倫敦識面的

• 這次聞知我要回國，再三邀我在他們那裏留下住二三天。在我未到以前，他們已經準備好一切招待的事了。車到時友人且君和道特芒的工人世界語同志都來車站迎接。當晚我便在且君家下宿，住了兩天，直到第三日早晨方離道特芒。

道特芒是德國西部的大工業城市，所謂魯爾煤礦區（數年前被法軍佔領的）便在道特芒的附近。就街市建築而論，這裏是一個最有趣味的城市。因為城內的一部分還保存着中古的哥德式的建築，而另一部分則為戰後新建的最新式的表現派建築。我們在街上閒遊時，有時走進湫隘的小巷，兩旁是古色斑斕的舊教堂，但繞過一個彎，便見了高可摩天的鋼骨洋灰的大廈，外面排着百貨商店的市招，一切的裝飾全是新奇古怪的。這可以給你一個非常離奇的對比。

去參觀了道特芒一個最大的鋼鐵工廠。這工廠的四周有十多里路遠，比得上一個小城市。廠內有電車，有鐵路。幾十個大烟突，整日放出烟煤，把附近一帶的房屋田莊全薰成了黑色。鑄鐵廠的大鍋爐。有一所房屋那樣大，透着赤色的火燄，遠遠望去，活像一個會吞人的怪獸。一走到了廠門附近，就聽得機器震動的聲音，鏗日價和雷一般地響着。平常的人進去便會覺得頭昏腦脹。在裏面整日夜工作的，生活更可想而知了。這樣

便是現代的文明，因產業革命而造成的現代生活！

那廠平時雇工一萬四千人，現在減少到只有五千人。道特芒全城失業工人多到六萬人。

我去看了廠附近的工人住宅。雖然都是七八層大洋房，但是老舊污穢的不堪。走近時便覺臭氣撲鼻，和上海浦東一帶苦力所住的棚屋也差不多。特別是屋旁囚首鳩面的一羣小孩，光景更是可憐。

道特芒既是大工業城市，所以工人的勢力非常大。工人的報紙就有兩家。一家是屬於社會民主黨的，名叫 *General Anzeiger*。一家是共產黨的，名叫 *Volks-Zeitung*。我因為對於新聞事業特別有興味，所以兩家都去參觀了，而且還會見了 *General Anzeiger* 的總主筆。雖然是工人報紙的總主筆，却像一個銀行行長那樣的威風。知道我是遠從中國來，卻格外的客氣。他彷彿不大明白中國事情的樣子。他所知道的關於中國的消息，全是從英國資產階級報上得來的。共產黨的那家報館，空氣就不同。那邊的印刷工人看見了一個中國客人，都放下工作，爭着握手招呼。談起中國事來，也很熟悉。

## 世界語同志的集會

到道特芒的第二天晚上，全城的工人世界語同志在市內的工會俱樂部內特意召集了一個會議，請我講些中國的事。與會的男女老小有四五十人。我是和王子一般地被優待着。我講了一些中國的大概情形後，大家都提出問題來問我。問到了中國工人的生活，婦女的地位，平民教育的情形後，大家都非常驚詫，想不到中國人能過這樣的非人的生活。他們雖然也有失業，也有經濟恐慌，但像中國苦力的生活，他們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最後有一個七歲的小姑娘操着極流利的世界語問我：「中國有洋囡囡沒有？」我說：「有的。你跟我到中國去，我便給你一個中國磁製的大洋囡囡。」滿堂的人都笑起來。

在道特芒雖只住了兩天，但我對於道特芒世界語同志的熱情是永不能忘懷的。他們對我真像兄弟一樣地親切。一切我要求的事，他們全應許了，我要去看的地方，他們全陪我去看了。而且到處全替我設法，竭力要使我滿意。我在日君家住了兩天，一切食宿車資零用，不要我花費分文。他們說是特地請了我來，所以應該由他們花錢的，我因此倒反不安起來。因為他們自己都不是有錢人，而且有的是失業工人，他們卻挨了餓來陪

我玩。當我上車離開道特芒那天，全體的世界語同志都到車站來送行，我要替他們代買月台送客票，卻不許。他們每一個未失業的工人代買一張票給一個失業的。我見了這種情形，感愧到萬分。只有下層民衆，才真能消除民族國家的成見，大家如兄弟般地攜手。只有統治權到了這些人手裏，世界才有和平可言，至少我是這樣相信的。

## 工人家庭

現在再來說一說工人的家庭生活。拿我友H君的家庭來做例子。H是一個印刷工人，已有五十餘歲了。他和他的夫人一個兒子同住著。夫人操家政，兒子是在五金工廠做工的。他們父子倆徼倖都沒有失業，所以在工人中間要算是有幸福的。他們的住宅是在四層樓上，一個客堂，兩間臥房和一個廚房。器具是很簡樸的，但客堂裏有鋼琴，縫衣機，打字機和無線電收音機。收拾得很清潔，在中國已要算是小康的家庭了。他們一家每日只喫一頓正式的餐飯，便是在正午。早晨和晚上，只喝茶或咖啡，和幾塊麵包就算了。H君夫婦是素食主義者，所以食品很簡單。他們父子每天清早六時便到工廠去。午刻回家午餐，餐後又去工廠，到四點餘回來。每晚的生活大多是圍爐坐談，或者閱讀世

界語文學與雜誌。他們一家全能講流利的世界語。H夫人待我和母親待兒子一樣的親切。在旅行中我的外掛鈕扣都丟失了。在H家過了一宿，清早起來，披上外掛時，鈕扣卻都是完好的。H夫人在深夜偷偷地替我補綴好了。

### 失業登記所

不幸而失業的幾位，生活就不能像H君那樣的舒適了。他們雖然多少都可領得一點失業扶助金，但這往往不到原有工資的半數，自然是難以生活。他們只好節衣縮食地挨着日子。我去同他們看了失業登記所，每個失業工人，每星期一三五日都必須到登記所去蓋印。在每人有一本的小冊上蓋了印後，方能領得兩天的扶助金，因為失業工人多，登記所門前總是擠的滿滿的。要排了隊，候了兩三點鐘，方能挨到登記的櫃前。工人住處較遠的，每去蓋印一次，這樣便花了一個整天。多浪費的勞力和時間啊。我挨進去看時，屋子內却很寬大，排列着有十多個櫃臺，依照字母分割着。登記所辦事的人大部分是工會職員，所以對工人都和氣。雖然擠着滿屋子的人，滿屋子的愁苦與貧窮，但是大家都是靜悄悄的，並不怎樣騷擾。有時也有失業工人的示威運動，則是排了整齊的隊伍

，在街上遊行，喊口號。行列却依然非常嚴肅。德國人守秩序，具組織的精神，確是足以使人佩服的。

### 漢諾威

別了道特芒的同志以後，坐四點鐘的火車，就到了漢諾威（Hannover）。漢諾威的世界語同志七十五歲的老翁L君冒着大雪來車站迎接。漢諾威是普魯士邦的一個大城，工商業非常繁富。有前皇室的別宮及御苑，現在都改爲公園及博物館。全城可游覽的地方很多。但我到的那天，下着拳頭樣大雪，氣候降到零下二十度。埋葬在白雪下的古城雖然分外美麗，可是因街上太寒冷的緣故，不能出去遊覽。L君引導我到了一家車站近旁的咖啡店內，坐了半天。那咖啡店是一所玻璃建築的圓亭，四面可瞭望大街上的行人和遠處的雪景。又有着悠揚的音樂，所以並不覺着寂寞。

L君去找了當地的許多世界語同志，晚間在一所公共食堂裏集會，大家閒談了一個黃昏。這裏的空氣可是和在道特芒不同。因爲在道特芒所遇見的是些工人同志，而在漢諾威，陪伴我的卻是幾位紳士先生紳士太太和小姐們。他們都溫文和藹，懂得禮貌。我

很愉快，但也感到拘束不安。我們雖也談到了未來戰爭，談到政治，談到經濟恐慌，可是大部分所談的還只是風月。所以在這裏沒有報告的必要。

在夜半以後，我上了夜快車，有兩位先生一位太太伴送我到車站。天明時我已到柏林了。

【作者】胡愈之，浙江上虞人。國內有名國際問題專家。

【注釋】①康有爲，字長素，廣東人，爲清末戊戌政變的主要人物。「歐洲大陸遊記」，是戊戌政變以後他避難在歐洲時所作。②孫毓修，江蘇無錫人，已故。編譯童話甚多，著有「歐美小說叢談」。③基羅米突（Kilometer），法國長度名，爲米突之千倍，合我國營造尺三一二五尺。④馬克，德國幣制名。⑤凡爾賽和約，又譯爲維爾賽。其地有法王路易十四所建之離宮，極爲壯麗，第一次歐戰停止，各國代表簽訂和約於此，故名。



## 瑞士

朱自清

瑞士有「歐洲的公園」之稱；起初以為有些好風景而已，到了那裏，才知道無處不是好風景，而且除了好風景，似乎就沒有什麼別的。這大半由於天然，小半也是人工。瑞士人似乎是靠遊客生活的，只看很小的地方也有若干的旅館就知道。他們拚命築鐵路、通輪船，讓愛逛山的愛游湖的，都有落兒；而且車船兩便，票在手裏，愛怎樣走便怎樣走。瑞士是山國，鐵路依山而築，隧道極少；所以老是高高低低，有時像差得很遠的。還有一種爬山鐵路，這兒特別多。狹狹的雙軌之間，另加一條特別軌：有時是一個個方格兒，有時是一個個鉤子；車底下帶一種齒輪似的東西，一步步咬着這些方格兒、這些鉤子，慢慢地爬上爬下。這種鐵道不用說工程大極了；有時簡直是壁陡壁陡的。

逛山的味道實在比遊湖好。瑞士的湖水，一例是淡藍的，真正平得像鏡子一樣。太陽照着的時候，那水在微風裏搖晃着，宛然是西方小姑娘的眼睛。若遇着陰天或者下小

雨，湖上迷迷濛濛的，水天混在一塊兒，人如睡在夢裏。也有風大的時候，那時水上便皺起粼粼的細紋，有點像翠眉的西子<sup>①</sup>。可是這些變幻的光景，在岸上或山上才能整個兒看見，在湖裏倒不能領略許多。況且輪船走得究竟慢些，常覺得看來看去還是湖，不免也膩味。逛山就不同：一會兒看見湖，一會兒不看見；本來湖在左邊，不知怎麼一轉灣，忽然挪到右邊了。湖上固然可以看山，山上還可看山；阿爾卑斯<sup>②</sup>有的是重巒疊嶂，怎麼看也不會窮。山上不但可以看山，還可以看谷；稀稀疏疏，錯錯落落的房舍，彷彿有鷄鳴犬吠的聲音，在山肚裏、在山腳下。看風景能夠流連低徊，固然高雅；但目不暇接地過去，新境界層出不窮，也未嘗不淋漓痛快；坐火車逛山便是這個辦法。

## 一 滄海桑田<sup>③</sup>

盧參在瑞士中部，盧參湖的西北角上。出了車站，一眼就看見那汪汪的湖水和屏風般立着的青山，真有一股爽氣撲到人的臉上。與湖連着的是勞思河，穿過盧參的中間。河上低低的一座古水塔，從前當作燈塔用。這兒稱燈塔爲「盧采那」，有人猜「盧參」這名字；就是由此而出。這座塔低得有意思，依傍着一架曲了又曲的舊木橋，倒配了對

兒。這架橋帶屋頂，像是廊子，分兩截；近塔的一截低而窄，另一截却突然高闊起來，彷彿彼此不相干，可是看來還只有一架橋。不遠兒另是一架木橋，叫龜橋，因上有神龜得名，曲曲的，也古。許多對柱子支着橋頂，頂底下每一根橫樑上，兩面各釘着一大幅三角形的木板畫，總名「死神的跳舞」。每一幅配搭的人物和死神跳舞的姿態，都不相同，意在表現社會上各種人的死法。畫筆大約並不算頂好；但這樣上百幅的死的圖畫，看了也就夠勁兒。過了河往裏去，可以看見城牆的遺跡。牆依山而築，蜿蜒如蛇；現在却只見一段一段的嵌在住屋之間。但九座望樓還好好的，和水塔一樣，都是多角錐形；多年的風吹日晒雨淋，顏色是黯淡得很了。

冰河公園也在山上。古代有一個時期，北半球全埋在冰雪裏，瑞士自然在內。阿爾卑斯山積雪，老是不化，越堆越多；在底下的漸漸地結成冰，最底下的一層，漸漸地滑下來，順着山勢，往谷裏流去。這就是冰河。冰河移動的時候，遇着夏季，便大量地溶化。這樣溶化下來的一股大水，力量無窮；石頭上一個小縫兒，在一個夏天裏，可以讓沖成深深的大潭。這個叫磨穴。有時大石塊被帶進潭裏去，出不來，便只在那兒跟着水轉。起初有稜角，將潭壁上磨了許多道兒；日子多了，稜角慢慢光了，就成了一個大圓

球，還是轉着。這個叫磨石。冰河公園便以這類遺跡得名。大大小小的石潭，大大小小的石球，現在是安靜了；但那粗糙的樣子，還能教你想見多少萬年前大自然的氣力。可是奇怪，這些不言不語的頑石，居然背着多少萬年的歷史，比我們人類歷史還老得多多。要沒有人援古證今地說，誰相信？這樣講，古詩人慨嘆「磊磊澗中石」<sup>①</sup>，似乎也很有些道理在裏頭了。這些遺跡，本來一半埋在亂石堆裏，一半埋在草地裏，直到一八七二年秋天，才偶然間被發現。還發現了兩種化石<sup>②</sup>：一種上是些蚌殼，足見阿爾卑斯脚下這一塊土，原來是滔滔的大海。另一種上是一片棕葉，又足見此地本有熱帶的大森林。這兩期都在冰河期前，日子雖然更杳茫，光景遠能在眼前描畫得出；但我們人類與那種大自然一比，却未免太微細了。

## 一一 交湖風景

交湖在盧參的東南，從盧參去，要坐六點鐘的火車。車子走過勃呂尼山峽。這條山峽在瑞士是最低的，可是最有名。沿路的風景實在太奇了。車子老是挨着一邊山脚下走，路很窄。那邊起初也只是山，青青青的；越走上去，那些山越高了，也越遠了；中

間豁然開朗，一片一片的谷，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山水畫。車窗裏直望下去，却往往只見一叢叢的樹頂，到處是深綠色，在風裏微微波動着。路似乎頗彎曲的樣子，一座大山峯老是看不完；瀑布左一條右一條的，多少讓山頂上的雲掩護着，清淡到像一些聲音都沒有；不知轉了多少轉，到勃呂尼了。這兒高三二八六英尺，差不多到了這條峽的頂。從此下山，不遠便是勃利安湖東岸，北岸就是交湖了，車沿着湖走。太陽出來了，隔岸的高山青得出烟，湖水在我們脚下百多尺，閃閃的像瑛瑛似的。

交湖高一八六六英尺，勃利安湖與森湖交會於此。地方小極了，只有一條大街；四圍讓阿爾卑斯的羣峯，嚴嚴地圍着。其中少婦峯最爲秀拔，積雪皚皚，高出雲外。街北有兩條小徑；一條沿河，一條在山脚下，都以幽靜勝。小徑的一端，依着座小山的形勢，參差地安排着一些別墅般的屋子。街南一塊平原，只有稀稀的幾家人家，顯得空曠得不得了。早晨從旅館的窗子看，一片清新的朝氣，冉冉地由遠而近，彷彿在古時的村落裏。街上滿是旅館和舖子；舖子不外賣些紀念品、咖啡、酒飯等等，都是爲游客預備的。這地方簡直是遊客的地方，不像屬於瑞士人。紀念品以刻木爲最多，大都是些小玩意兒，是一種塗紫色的木頭；雖然刻得粗略，却有氣力。在一家舖子門前看見一個美國人

在說：「你們這些東西，都沒有用處；我不歡喜玩意兒。」買點紀念品還要考較用處，此君真美國化得可以了。

從交湖可以乘車上少婦峯，路上要換兩次車。在老台勃魯能換爬山電車，就是下面帶齒輪的。車子慢慢爬上去，窗外展開一片高山與平陸，寬曠到一望不盡。坐在車中，不知道車子如何爬法；却看那邊山上，也有一條陡峻的軌道，也有車子在上面爬着，就像一隻甲蟲。到小夏代格再換車，軌道中間裝上一排鐵鉤子，與車底下的齒輪好咬得更緊些。這條路直通到少婦峯前頭，差不多整個兒是隧道；因為山上滿積着雪，不得不打山肚穿過去。這條路是歐洲最高的鐵路，費了十四年工夫才造好，要算近代頂偉大的工程了。

在隧道裏走沒有多少意思，可是哀格望車站值得看。那前面的看廊，是從山岩裏硬鑿出來的。三個又高又大又粗的拱門般的窗洞，教你覺得自己藐小。望出去很遠，五九〇四英尺下的格林德瓦德也可見。少婦峯站的看廊却不及這裏；一眼盡是雪山，雪水從簷上滴下來，別的什麼都沒有。雖在一一三四二英尺的高處，而不能放開眼界，未免令人有些悵悵。但是站裏有一架電梯，可以到山頂上去。這是小小一片高原，在明西峯與

少婦峯之間，三二〇英尺長，厚厚地堆着白雪。雪上雖只是淡淡的日光，乍見竟耀得人睜不開眼；這兒可望得遠了：一層層的峯巒起伏着，有戴雪的，有不戴的；總之越遠越淡下去。山縫裏躲躲閃閃一些玩具般的屋子，據說便是湖了。原上一頭插着瑞士白十字國旗，在風裏颯颯地響，頗有些氣勢。山上不時地崩雪，沙沙沙流下來像水一般，遠看見很好玩兒。脚下的雪滑極，不走慣的人，寸步都得留神才行。少婦峯的頂，還在二三二五英尺之上，得憑着自己的手脚爬上去。

下山還在小夏代格換車，却打這兒另走一股道，過格林德瓦德直到交湖，路似乎平多了。車子繞明西峯走了好些時候。明西峯比少婦峯低些，可是大。少婦峯秀美得好，明西峯雄奇得好。車子緊挨着山脚轉，陡陡的山勢似乎要向窗子裏直壓下來，像傳說中巨人。這一路有幾條瀑布；瀑布下的溪流快極了，翻着白沫，老像沸着的鍋子。早九點多，在交湖上車，回去是五點多。

【作者】朱自清，字佩弦，現代江蘇江都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著有「毀滅」，「背影」，「歐遊雜記」等書。

【註釋】①瑞士，見「西伯利亞」課注四。②西子，指杭州的西湖。③阿爾卑斯，山名，見「靈峯道

上「課注四。④唐儲光羲詩云：「滄海成桑田」，謂自然界變遷的大和快，就是本標題所由來。⑤見古詩十九首。磊磊，石頭衆多貌。⑥化石，具有動植物的形體而出自地中的石塊，爲古生物湮滅於土中而成的。⑦玳瑁，爲鉛丹，硼砂，玻璃粉等熔製而成的一種不透明的玻璃質。



## 青湖記遊

確木努易作  
魯迅譯

十二點鐘後，從無涯的地平線的廣闊的路，在運貨馬車上顛簸着，我們到了青湖的溪谷了。是豐麗的谷，半俄里<sup>①</sup>廣，一俄里長的這谷，三面爲屹立的巖石所包圍，蓋以鮮豔奪目的花卉的斑斕的天鵝絨，看去好像深坑的底。這天鵝絨上，展開着多年的簑衣樹，成着如畫的島嶼，斑條杜鵑開得正盛，在全溪谷裏放着芳香。那香氣，夾在硫黃的氣味中，使湖水的周圍很氣悶。

我們震驚於造化的豐饒之美，立着在看得入迷。左——是聳立的石壁，白到恰如昨天纔刷上白垩的一般。——大得出奇，生在那頂上的大樹，好像是誰佈置在巖頭的窗戶。正面——是成着三層的露臺，爲種種植物所遮蔽，下接谷間。巴爾凱爾的峽谷環在右隅，從那裏迸出秋烏列克川來，滔滔作響。渾濁的奔流殺到巖間，從谷的右側扛起磐石，激流搬着巨石，到處轟轟然彷彿鐵路的火車。俯臨秋烏列克川上的危巖，蔽以草莽，葱葱龍龍宛如爲藤蘿所纏繞。在巨巖上，則覆蓋山頂的雪，溶化而成小川，銀的縹帶一

般糾纏着。

我們默然站着，在眺望這些環抱我們的巖石的羣山。但是，沒有地平線，卻令人不高興。

「湖水在那里呀？」有誰在問引路人那德。他是我們旅行過了的那烈契克的凱巴爾達人。

「進口是那邊！」那德說。並且激烈地動着手，指點那遮住了湖的風景的籬衣樹叢。

我們環行過叢樹去一看，失望了。湖水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東西。那僅是三十賽旬<sup>①</sup>的四方的池，滿着水晶似的透明的水。水很清澈，被暴風吹倒的籬衣樹的大樹，根還牢牢地釘在石岸上，但連那樹梢的最後的一枝，在水裏也看得很分明。

「那怎麼是青的呢？這是遭了騙了！……」

「拋下白的東西去——就明白罷！」被侮辱了似的，那德說。

有誰從提籃裏取出熟雞蛋來，將這拋在湖的約略中央了。睡着的水面，便一抖而生波紋。雞蛋消失在微波之下了。我們哄然大笑，獸頭獸腦，恰如漁人的凝視浮子一般，

定睛看着湖的微波上。

「阿，阿！看那邊呀！」那德發瘋似的叫喊，指着靜了的水面。我們專心致志，注視水中。

「阿，阿呀，鷄子——青了呀！」女人們看着滾滾地流向我們腳邊來的全然青玉一般的雞蛋，狂喜得大叫。整一分鐘，是歡喜和感嘆和狂呼，但雞蛋也就在我們的岸下消失了。

「確是深的！」有誰這樣說。「喂，再來一個罷！」

雞蛋又飛進湖中去了。聰明的那德便蓋起提籃，將這挾在腋下。

「預備吃什麼呀？」他說，不以為然的搖搖頭。

我們是孩子一般愉快。我們大佩服那德的聰明，不再拋雞蛋了，將這改爲石子。

「呀，呀！看那，那邊。夜了！」那德忽然狂叫起來，指着山頂。

我們反顧，要用眼在巖頂上看出夜來。但那裏並沒有夜。……在雪嶺上，燃着落日的紅蓮的光輝，顯着一切珍珠色的暈色在晃耀。這閃閃地顫動，消溶，彷彿再過一分鐘，就要使花卉盛開的山谷，噴出紅蓮的川流來。

我們感嘆了。然而那德却倉皇地叫喊——

「客人們！是夜呵！用短刀砍簑衣樹去——燒起火來呀！立刻就是夜呵！……」

他左往右來地在爲難。他的紅臉上現出恐怖來，對於我們的無關心，則顯示了憤懣。

到底，我們也懂得了怕夜近來的那德的心情，開手去搜集取暖的材料。那德在簑衣樹枝密處之下選定了位置，在柴薪上點起火來。

戴雪的嶺，是褪色了，青蒼了。就從那裏吹送過寒氣來。黃昏漸見其濃，夜如幻燈似的已經來到。旅客們圍住柴火，準備着茶和食物。我在那德的指揮之下，用小刀砍下帶着大葉的小枝條來，做了牀鋪。

夜使我們愈加接近柴火去。女人們來通知，一切都已完全整備了，我們便坐下，去用晚餐。那德是摩哈默德<sup>①</sup>的忠僕，不違背可蘭經<sup>②</sup>的。——他不喝酒，不吃火腿，只喝茶，吃小羊的香腸。

夜將我們圍在穿不通的四面的巖壁裏了。從那靜寂之中，傳來了奇祕的低語和聲響。

只有深藍色的天鵝絨的太空，瞧着大的星點，蓋在我們上面。夜就如躺在圍繞着我們四面的大象的背上似的。……籬衣樹的綠葉，在柴薪的燄中戰慄，見得灰色。我們近旁的馬得到飼養，——牠們噓噓地嘶着，嚙食多汁的草，索索有聲。夜鳥在我們的頭上飛翔，因柴烟而回轉，叫了一聲，便沒入叢樹裏去了。奇祕的低語聲，醞釀，而且創造了喘不出氣來似的氣氛。我們緊靠了柴薪這面，竭力要不看暗的，圍繞我們的深淵。忽然，有什麼沙沙地發聲，格格地，拍拍地響，發了噉似的，轟然落在秋烏列克川裏，山峽都大聲響應了。我們發着抖，默然四顧。

「地崩呀！」那德坦然地說明。「是山崩了呀！」

秋烏列克川不作聲了。那好像是在沉思，要去慰問不時的災難。

黑暗，篝火，不分明的低語聲，逼我們想起各樣可怕的故事來。那是其中充滿着死人，強盜，妖人和凶神之類的。而且這故事愈可怕，我們便愈挨近火的旁邊，想不去看背後——漆黑的，墨汁似的夜的深淵……。

「這里有野獸麼，那德？」

「猴子，熊，野牛是到秋烏列克川來喝水的……。」

于是一切都寂然了。

那德蓋着外套，向我們道了晚安。

「你，聽見麼？有誰走來了呀……。」

大家都轉臉向那一面去。從那一面，聽到了一種什麼脚步聲和不分明的喃喃聲。大家提防着。

「唉，嘩，嘩！」在暗中哼着，好像有什麼東西用三隻脚走近我們這邊來了。

「那德！那德！起來一下！」

然而那德，却彷彿一切都已辦妥了似的，早已昏昏酣睡了。

我們終於將他搖醒，告訴了我們的恐怖。將那三隻脚的東西近來了的事……。

那德却不過吐了一口唾沫。

「那是溜皮（山裏的侯爵）呵。是愛喝酒的老爵爺，在這裡養羊的。」

我們不相信那德說侯爵——溜皮自己會在養羊的話。

步聲近來了。在黑暗中，光顯出灰色的鬍子來，接着是一個帶皮帽的高大身材的老人模樣出現。侯爺帶着跛脚，拄着粗粗的拐杖，走近柴火旁邊來。

「好東西，好東西，康健哪！客人。」侯爵說。

我們回答了他的歡迎，請他坐在一起。

侯爵脫了帽子，坐下了。

「來游玩的罷，客人？」他並不一定向誰地，問。

「是的，我們是來看看湖水，秋烏列克川，山，巴爾凱爾路的。」

「哼！」老人在脣齒間說，用了黑的，透視似的眼，狂妄地注視我們。我們也注視侯爺，他的用通紅的鬍子裝飾起來的鷹嘴鼻，以及尖尖的指甲。但是，竟想不出從什麼地方說起，來談天。

「你腳痛麼？滔皮。」一個醫生說。

「給你們的兵打壞的！」山裏侯爵回答了，但他的臉上，閃過憤怒的影子。

「滔皮，吃點東西，怎樣？」醫生親切地改了話，說。侯爺點一點頭，表示允諾的意思。酒是將瓶子，茶杯，和香腸這些，給了他。山裏侯爺便排着兩個杯子。和食物一同喝起來，只是咳嗽。

他的眼睛有些亮汪汪了。不知怎地，好像忽然沒了力氣似的。

「晚安，客人！」他說着，攤開了外套。

我們也在樹枝上準備就寢。一面聽着谷川的響亮的音響，用睡眼仰望着黑暗的天空。覺得天空像是彎曲了掛在巨巖的羣山的上面，天花板似的，用那兩頭擱在巖上……。

【作者】尼古拉·確木努易，俄國人，事略未詳，這篇是他的遺稿。譯者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民國二十五年病卒上海。譯著有「魯迅全集」二十巨冊。

【注釋】①譯者原註云：一俄里約三千五百尺。②賽旬(Sagene)，譯者原註云：一賽旬約七尺。

③摩哈默德(Mohammad 570?—632)，回教的創立者。④可蘭經，(Koran)「回教的經典」。



## 登富士山

凌淑華

我向來沒想過富士山<sup>●</sup>是怎樣巍大，怎樣宏麗，值得我們崇拜的，因為一向所看見的富士山影子，多是一些用彩色渲染得十分勻整可是毫無筆韻的純東洋畫與不見精彩的明信片，或是在各種漆盤漆椀上塗的色彩或金銀色的花樣。這些東西本來是一些只能暫視不能久賞的容易討巧的工藝品，所以富士山在我腦子裏祇是一座平凡無奇的山。有時因為藐視它的原故，看見了漆畫上塗的富士山頭堆着皚白的雪，擁着重重的雲彩，心裏便笑日本人連一國最崇拜的山都要製造出來！

從西京到東京的火車道上，聽說可以望見富士山影，有一次坐在車上看見幾個日人探頭車窗外望了許多回，引得我也想望一望，但是因為天陰始終沒見到，他們面上露出失望神色，我却以為這樣山看不看都沒有關係。

東京中國青年會要組織一個團體登富士山，據說山上的氣候與下面的大不相同，登山的人都得預備寒衣。這寒衣二字很是入耳，那時我們住的房子開着西窗，屋內溫度與

蒸籠裏差不了多少，到能穿寒衣的地方去一兩天倒是同吃一碗冰淇淋得的快感很相像吧，所以我便決意加入這登山團體。

由東京飯田町上車赴大月驛約三時半光景，途中過了三十三個山洞，可見越山過嶺的多了。車雖然漸上高地，但是並不涼爽，炎日照窗，依然要時時揮汗。因七八兩月爲登富士山時期，所以車上朝山人非常擁擠。日人作朝山裝束甚多，男女皆穿白色土布之短大衣，上面印了許多朱印，爲上廟的符號，襪皆一色白，頭戴草笠，足登芒鞋，男人有中國行脚僧<sup>㊟</sup>神氣。女人面上仍如平日塗了厚厚的白粉，滿身掛白，甚似戲台上做代夫報仇的女角裝扮。

到大月驛時已過一時，大家在車上已吃了辨當（即木匣內盛菜飯的一種便飯），所以忙忙的急搭小電車赴吉田口，好趁未黑天時上山。

由大月驛至吉田口約坐二小時電車，沿途水田碧綠，遠山蜿蜒<sup>㊟</sup>不斷，好風扇涼，爽氣有如中秋光景，車軌兩邊的大溝中流水潺潺，人家借它作水磨用的很不少，車在途中暫停時，我們下車洗手，覺得冷水如冰，土人說這是富士山融雪流下來的。

車仍然前行，忽見含烟點翠連綿不斷的萬山中間，突然露出一座削平的山峯矯然立

于雲端，峯頭積雪尙未全消，映着蔚藍的天光，格外顯得清幽拔俗<sup>④</sup>，山的周圍並不接連別的小山嶺，同時也許因爲富士的山形整齊的原故，周圍蜿蜒不斷的美山，顯然見得委瑣侷促<sup>⑤</sup>的樣子，恰似雞羣中立着一隻羽衣翩翩翛然出塵的仙鶴。

車轉了幾個灣，我不住的望着窗外，左右羣山已不是方纔看的山了，但富士還是方纔看的一樣，矯然立着，若不是八面玲瓏的圓錐體，那會如此？山上雲采，來來去去，也祇籠去富士山腰，到底沒有飛上山頂去。當雲采籠着山腰時，祇見山的上部，甚似一把開着的白紙扇形狀。日本人咏富士的名句「白扇倒懸東海天」，這時候見到了。

到吉田口已經是近五點鐘。這里是一小莊鎮的樣子，街上小飯舖甚多，兼賣登山用具。我們跟着青年會團員進了一家飯堂，大家洗臉換登山裝束。計每人買了金剛杖一（卽堅硬之木棍），蓆一，短席子樣的東西，披在背上，備在山上隨處可以坐臥，並可避雨），白草帽一頂，白線手套一雙，日本分趾襪及草鞋各一雙。我們來日本不久的，穿上分趾襪就不會走路，不過他們說不穿草鞋不能走山，只好穿上吧。

我們大家吃了一碗半熟的鷄子飯，天已經快黑了，急出飯舖向吉田神社走去，從那里轉出去是上山的路。我們這一團共二十三人，除了汕頭李女士及我，其餘都是男子，

有六七個不同的省籍。我走在大家後頭，望見前面人一個一個背着蓆子，挽着包裹，足登分趾的草鞋，蹣跚的前走，很像中國叫化子樣兒，祇差了沒喊叫討要的聲音。

離神社不遠，有一條路可以上山。但是據說朝山人非先拜過此廟不好登山的，所以我們祇好先到廟裏去了。這廟並不大，除了正殿及洗手水池亭外，好像沒有別的建築物。大家到神前在金剛杖上刻了廟印，拍了一照，便向廟左道上去。

由吉田口到山上五合目，須走二十多中里（日本三里十五丁十八間）我怕走不了，就僱了一匹馬，取賃三圓半，並不甚貴，且馬行穩重，有如北京之駱駝。沿途可以放心看山，馬前有牽韁人，大約不容易跌下馬來。

走了一條路，溼與李女士二人也僱了馬騎上，步行人在前，騎馬的在後緩緩跟着。我與溼笑說，這是坐馬，那是騎呢？

穿過松柏樹林的道上已是黃昏時候，大樹底下許多小樹開着雪白的小花朵，吐出清淡的幽香，林中一會有夜鶯嬌脆流轉的啼聲，一會兒是山雉哽澀的叫喚聲，時時還夾着不知名字的鳥聲與微風吹送一片松濤<sup>㊟</sup>餘韻。大家不約而同的默默不作一些聲息向翫走着。登富士山指南的書上說，人在山上時左右前後的看着，就會「山醉」，「山醉」會暈

倒的。我們進了大樹林子內，雖未曾左右前後的觀看，却已爲林醉了。這是耳目得了太美妙的享用不覺的醉了吧。

出了松柏林子，前面路的兩旁參天的杉木筆直的對立着，我正想這些樹頂準可擎雲了，抬起頭一望，樹頂上果然有雲氣，雲的背後却有那座超絕塵俗的富士，披了皚白的羽衣，高高踞坐在重重朶雲的上面。下面百尺多高的古杉都肅靜的立正伺候着。山後是一片淺紫色的天幕，遠處有兩三顆淡黃光的星兒，像大廟宇前面的長明燈迎風閃耀着。

我愈往山望，愈覺得自己太小了，愈看清絕高超的山容，愈顯得自己的侷促寒傴了，有幾次我真想下馬俯伏道上，減輕心裏的不安。

我仍舊帶些誠惶誠恐的情緒騎着馬穿進了杉木林。大家把紙燈籠點着提在手裏，紆徐的山路上和高低的樹叢中，一處一處露出一點一點燈火。我的馬落在最後，馬夫提了小燈籠默默在旁邊走着，山中一切聲息都聽不見，只有馬蹄上石坡聲音。這目前光景好像把我做成古代童話裏的人物一樣，現在是一個命運不可測的小青年，騎了馬進深山裏探求什麼需要的寶物，說不定眼前就會從大樹裏或岩石中跳出一個妖怪或神仙，惡意的或好意的伸出手來領我走上一條更加神祕的路，遊一遊不可知的奇異的國境。這是小時

伏在大人們膝頭上常聽的故事，嘗想自己有一天也那樣做一做。這是十多年前最甜美的幻夢了，什麼時候想起來都還覺得有一種蜜滋滋的可戀味兒。我迷迷糊糊的一邊囁念着童年的幻夢，不禁真的盼望怎樣我可以跌下了馬，暈倒過去一會兒，在那昏迷過去的工夫，神祕的國一定可以遊到了吧！不過人間終究是人間，夢幻還是夢幻，我是安然坐在馬上到一第一站可以休息的馬返。

馬返距吉田口已六里多（中里），有石塊搭牆，木竹作棚之買茶及燒印處。大家坐在茶棚內喝茶休息，有人拿金剛杖去燒印，每個三錢。燒印是燒上一個某處地名的印記，表示杖主人會到了某地，所以朝山人無不去燒，買賣倒不壞。在日本平常進舖子喝日本茶不用算錢，在此地因爲取水難，喝日本茶每人亦須出八錢。

由吉田口上山之路是比別的路易走，路有五尺多寬，曲折甚多，所以走的時候並不覺得吃力，走牲口亦很平穩，夜間雖黑暗，路不崎嶇，走起來並不感到煩雜。

到一合目時，路頭並不多，因爲有人覺得冷，都停下來加上寒衣，此地海拔五千三百多尺了，溫度與山下很不同了。走到路口，迴望來時道，黝黑一無所見，惟有山下遠處燈火燦燦放光，那里大約是吉田口吧。

休息了一會兒大家仍然上路，途中幾個人興致甚好，一邊走一邊唱着歌，山中也忽然熱鬧起來。我亦同馬夫搭話，據他說年中除了七八兩月，餘時簡直沒有人來上山。：

……

二合目因爲路不多，沒有停下，過三合目進茶棚休息飲茶，有兩個青年女侍者細看我的服裝問我是否朝鮮國人，我答中國人，一個假裝聰明的神氣笑說，「支那粧束好看，朝鮮的有些怪樣。」恰巧在我們三人頭上掛了一盞燈，說話女侍者說完了作那擠一擠眼的怪樣給我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黑黝黝的山道上，什麼景致也望不到，前面燈籠的光已經不如起先的引人幻想了，拉馬的人也從他的口氣裏聽出是一個瞧不起中國的日本人了，總而言之，山中的神秘性完全消失，只餘了不成形的悵惘，及趕路常有的疲倦，徘徊於我的胸膈間。

到了五合目，棧房已經住得滿滿了，欲待再上一層，有些人已經不能走了。末後棧房人說，如果大家可以將就，也許可以勉強騰出二間屋子來。大家倦不擇屋，也就安然住下。那時已經過十二時，第二天早上四時還要上山，鋪下被褥，喝了茶就都睡了。

夜半醒來聽刮風聲。寒如冬月一樣。穿了絨緹織衣，蓋了厚棉被尙不覺暖。忽聽團

長張君來敲門叫起來，那時已過三點，風又太大，大家均不起來，朦朧的又入夢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刻，團長又來叫，那時已經過了上山規定時刻，大家不好意思不起來了，門外松林風嘯聲，蕭蕭凜凜的，披了大氅出去，尙覺牙齒打抖，山上水甚寶貴，沒有水洗漱，只有一壺水預備吃梅子飯（上山的便飯）時飲的。

吃飯時坐在松林底的板檯上，正看東面層層的羣山，含着凌晨的煙霧，露出染墨施黛靜寂的顏色，忽然羣山上一抹腥血色紅光，漸漸散起來成一片橙黃，一片金黃的雲霞，天上的紫雲遠遠的散開，漸漸的與天中的青灰雲混合。

這時屋內尙點着燈火，松林飯棚下對面都看不清楚，日出雲霞的微輝映照過來，山前一片松樹頂及樹幹沾了些光輝顯出青翠與赤赭色。山底的丘陵中間，有兩個湖分鋪在那裏，因羣山的阻隔，還映不着日出霞采，祇照着天上紫雲化成銀灰的顏色。

過了兩三分鐘，風勢愈來愈大，剎那間東方一片血腥色的紅雲已不見了，天已漸漸亮了。我們收拾了東西，胡亂吃了兩個飯團，隨大家出了棧房。棧房一宿只要一元左右，飯是吉田飯舖送上來的，這樣事皆由團長張君辦理，省了我們許多麻煩。

上山路風勢極猛，迎頭吹來，我與李女士皆不能支持，差不多走上一步，被風打下



一步的光景。不得已教領路的，又是替大家負物上山的人在前執住我們倆人拉着的棍子，拉我們向上走。這個人到底是走慣山的，手牽着我們倆人，背上駝着一大包東西，走起路來依然如常穩重，毫不現出吃力樣子。

走了一里路光景，不知上了多高，我覺得呼吸極困難，山上空氣稀薄的原故吧。正好坡上面有石室一座，望見前面的人停下來，我們也上去休息。

石室是靠大岩石作後壁，兩旁堆石作牆，頂上搭了蓆子木片之後，再用大石頭塊壓好的。室內亦有蓆鋪地，有地爐煮水，並賣紅豆粥，甘酒及各種罐頭出賣，價錢比山下差不了多少，因為價錢是警察代定的，山上賣買人無可奈何，只好將東西材料減少一些，例如紅豆粥只是一碗有豆子色的糖水而已。

吃過一碗茶之後，風也稍止了些，精神稍微恢復了，我便走去露天茶棚下想望望山景，走路時雖儉眼也會望到一點，究竟不敢多看，因為怕「山醉」更不能上路了。

這目前的確是一幅神品的白雲圖！這重重舒卷自如，飄颻神逸的白雲籠着千層萬層青黛色蜿蜒起伏多姿的山巒是何等綽妙，山下銀白色的兩個湖，接着綠芊芊<sup>②</sup>橫着青青曉煙的水田是如何的清麗呵！我倚在柱子旁看癡了。我怕我的讚美話沖犯山靈，我恐怕

我的拙劣畫筆猥褻了化工，只默默的對着連帶來的寫生本都不敢打開了！

這海拔八千多尺的岩石上，站着我這樣五尺來長的小軀體，自己能不覺得侷促嗎？自己能不覺得是一個委瑣不堪的侏儒<sup>①</sup>嗎？可是同時一想，我們人的最始最終的家原是一個偉大的宇宙，這裏美妙的山川，不過是我們的庭園的一部分，我們自然可以舒舒服服的享受，休息休息我們多煩擾的破碎不完的元神，舒適舒適我們不勝跋涉波倦侷促的軀殼吧！

想到這裏，驀然覺得我已經伏在美妙宇宙的懷裏，我忘去了一切煩擾疲勞和世間種種，像嬰兒躺在溫軟的搖籃裏一樣。

「喂，走哪！」忽然驚覺我的甜夢，只得睜着惺忪的眼，冒着冷風，拉着領路的人棍子走，那樣子大約像牽牛上樹一樣費力氣吧！

愈走上去風愈大起來，山頂上沙子因風吹下來，令人不能睜目，大約又走了兩三里，到了一石室，據說是不動嶽六合目，大家又停下來。

大家皆跑進石室避風，有人吃雞蛋紅豆充飢。

這裏不知又高了多少，喘氣都覺得費勁，風太猛，雖有人牽着走也走不動了。有一

些人自知不能上去，有一些人還鼓着勇氣，非到頂上不可，末了分了兩組，願上願下的平均起各一半，我當然歸願下的了，但是對於繼續上去的人，心中不免有些羨慕與妬嫉。

我們一行十二人歇息夠了，叫領路的帶我們走下山到御殿場坐火車回東京。領路的也不識路，幾乎走錯了，幸而山上的人指引我們上了中道，由山腰穿過去須走之六合目，由彼間下砂走道直到須走口，由彼乘自動車去御殿場。

我們依指引的路走下山去。不想山腰之路，亦無所謂路，只是在山腰斜坡處，走出一些道路印子來就是了。山腰上大概皆火山燒過鬆脆之岩石，常有一段路爲鬆脆石沙子，脚一踏下去，岩石就會鬆落下來，或石沙子一鬆，紛紛滾下山去。那時風勢極猛，由山頂直吹下來，左右又無可以攀扶的樹木或岩石，每每腳踏着鬆脆石子，身子一歪，便跌倒，風又迎頭吹住，想爬起來很不容易。在風沙裏眼也睜不開，如若一不留神，隨風跌倒幾千尺深的山底也是意中事。我起先差不多給風絆住不能動了，溼也連自己都照顧不過來了，幸而有會君江淮幫助，方纔過了這一條危險萬狀的山腰。這山腰算來祇約有四五中里長，費時約二點多鐘吧，在我已經似乎走了一年了。那時時刻刻有跌下深淵的

懼恐與興奮，現在想來，宛如隔世的事。

近午時大家走進了一條羊腸曲道，兩旁小樹扶疎，少避風勢，過一上流融雪之大岩壩時，大家坐下歇憩吃乾糧，再前行便到須走口之六合目茶店。

這一條路並不難行，大家稍微休息吃茶，買了新草鞋穿上，棄了舊的便走下山。

此間下山路爲砂走道，路之斜度甚直。足下皆鬆脆之石砂，走時扶杖隨砂子滑溜下去，便可步行如飛，毫不吃力。脚常常插入砂石裏，穿鞋入了砂子便不能走路，所以非穿草鞋不可。我穿着日本分趾的襪子，用足尖不大好走，只好用足跟走，襪子被砂子磨破了，只好快些趕下山去。砂走道約有中國十二三里，既無店舖可購鞋襪，連可以休息坐下的大樹也沒有一棵，地上因爲是大成岩石砂子，連草也不多見。

在砂走道上走了兩個多鐘頭，脚倒不覺疲乏，但是持杖的手臂很有些發酸，大約用它的力量最多吧。到一合目太郎房之茶店吃茶餅少息。並買紀念明信片。然後分乘兩輛馬車往須走口。

馬車每人八十錢坐八人極擁擠了，路復非常不平，左右搖撼，車中人如坐十幾年前的北京騾子車一樣受苦。忽然驟雨打入車內，我的衣服背後都濕了。

在車上一無風景可看，路旁松杉樹皆不大，亦無名勝所，大家皆垂頭昏昏然被夢魔糾纏，約一時間纔到了須走口。

到了須走口茶店休息少時，大家跑到須走口登山前一石碑處攝影，時驟雨淋漓，照好了一片，忽聽茶店前幾個男子高喊「不能在那裏照像」，我們回頭一看，始知我們乃在皇太子登山紀念碑前，大家一笑跑回茶店去。

茶店前有汽車與公共汽車去御殿場的，我們想趕四點鐘的火車回東京，所以叫了一輛通常用的汽車，每人五十錢。不意車夫甚狡，非八人坐上不肯開車，我們歸心如箭，祇好認晦氣坐上去，車內當然擠得很了。

到了御殿場車站，買票上車，三等車已經擠得水洩不通，大都穿白衣拿着金剛杖的朝山人，我與澄祇好坐上二等車，換了票纔安然坐下，夜來的睡不足與一天的疲勞，這時候纔覺到了。

途中買了一盒便飯，包裹紙的上面印着拙劣筆畫的富士山，我一手便把這張紙搓了。

【注釋】㊶富士山，日本的大山，在東京的西南，山頂四時積雪，是夏天的避暑勝地。㊷行脚僧，是遊行四方的僧人。㊸蜿蜒，曲折的樣子。㊹拔俗，脫去塵俗的意思。㊺委瑣侷促，瑣細不振不能申舒的意思。㊻松濤，是指松樹被風吹着發出波濤一樣的聲音。㊼崎嶇，是指山路不平。㊽海拔，指陸地或山嶽高出於海水平面的高度。㊾芊芊，是指草的綠色。㊿侏儒，指矮人。

## 莫斯科的運動大檢閱

韜 奮

我們在莫斯科開始參觀的第二天下午，看到莫斯科的「運動大檢閱」(Sports Parade)。據說這天是蘇聯的「青年日」，全國各城市都舉行這樣大規模的「運動大檢閱」。蘇聯每乘着對於大眾有重要意義的事情，便動員大多數人作集團的遊行或檢閱，藉以鼓舞大眾的振作精神和前進的勇氣。像這天在莫斯科所見的這種「運動大檢閱」，也含有同樣作用。

這天參加「檢閱」的男女青年有十餘萬人，下午六點鐘在紅場會齊受檢閱。在下午三點鐘後，在街上隨處可見健壯的男女青年列隊挺胸緊步隨着軍樂隊向前進發。各隊男女都穿着運動衣。這運動衣的花樣很多，顏色也不同，都很美觀，聽說都是由運動員所屬的工廠供給的，毫不取費。運動種類有駛船、網球、足球、鎗擊、團體操種種。駛船運動員各人肩上負着一把槳。持網球拍的男女列隊而行者就有一千五百人之多。網球本是有閒階級才玩得起的，現在也這樣「普羅」化了。乘腳踏車的運動隊也有幾千人，

這些腳踏車也是工廠盡義務供給與該項運動員的。有許多男女青年的鎗擊隊，持鎗作待擊勢。他們和她們經過街上時都便走便唱歌，步伐整齊，歌聲宏壯，誰看了都要為之精神一振。不講全部的健康美，就是許多健美的裸露着的臂和腿——想像幾十萬條的健美的裸露着的臂和腿同時突現於你的眼簾——也就夠欣賞了。

在紅場各種運動員整隊前進，在每一處每分鐘走過者約以八百人計，也要三小時才走完！全體在紅場中會聚時，萬頭鑽動，蔚為奇觀。每隊向前進發時，莫斯科體育委員會（Moscow Physical Culture Council）的領袖安梯樸夫（Antipov）等向他們行軍禮致敬，他們同時歡呼震天。安梯樸夫向全體詢問：「你們準備好了嗎？」全體應聲：「準備好了！」這一問一答在蘇聯是一種最重要最通行的問答。準備什麼？準備建設新社會的工作，並準備保護這新社會的防衛；說得簡單些，便是「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Prepared for Work and Defence”）。

「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這是蘇聯在現階段中積極提倡體育的最主要的目的；造成健康的青年，使他們能負起建設新社會所須努力的工作，並能負起防衛這新社會所須執行的責任。他們提倡體育，既把這個最主要的目的做出發點，所以：（1）所謂體育



，並非尋常所謂「運動」(Sports)——即擅長運動技術中一技之長，如快跑或跳高之類——所能概括，乃是為準備能善於工作和防衛起見，使全部身體獲得有系統的和普遍的發展，因此於鍊身之中，同時要注意陽光、空氣、和水的盡量利用，使全身機構由此堅強；同時要注意在工作時候以及在家裏時候都有合於衛生的習慣。(2)體育的設施，力求普遍於大眾，並不限於養成幾個打破紀錄的運動員；所以在蘇聯，運動的組織並不以打破紀錄的本身為目的，最多不過藉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參加，而且每兩年須由醫生檢驗身體，注重全部身體的健康，避免只顧打破某項紀錄而反致妨害全部健康的流弊，因為這樣的運動員既不宜於工作，也不宜於防衛。我們只須看蘇聯的運動員，一來就是幾十萬人列成大隊，簡直只看見集團，不看見個人，便可概想所謂普遍化的意義了。

(3)增進健康，其主要目的不但在增加工作的精力，而且也在增加防衛新社會的實力，所以「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徽章非常受重視。這種銅質徽章上面鑄成一個運動員的模樣，並鑄着G.T.O.的模樣。在這天許多運動員的大隊中，你能看見不少男女青年胸前左邊掛有這樣的G.T.O.徽章。不但在這一天，就是你在平常夜裏到公園去看時，也可以看到那時已脫下工作時的衣服，穿上漂亮衣服的女工們，在這漂亮的衣服上也常掛

有這樣G T O徽章。這是他們或她們的榮譽！因為要獲得這徽章，須經過許多類的體育試驗及格，尤其注意的是近代兵士所必需的種種能力：例如瞄準（即開鎗用的）、游泳、搖槳、騎馬、乘機器腳踏車、開汽車等等，得到這樣徽章的人，即表示對於這些能力都已具備，也即是表示已有「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資格了：這當然是這新社會裏面的一個公民的榮譽。依統計所示，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年——在蘇聯六百萬「體育員」（Physical Culturists）裏面，經過試驗獲得G T O徽章的只有六十萬人；而在「運動大檢閱」的這天，據安梯模夫報告，去年（一九三三年）獲得這徽章的已達六百萬人，今年（一九三四年）還只半年，獲得這徽章的已達六百萬人：這是怎樣地猛進！「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是怎樣地在那裏猛進！

蘇聯關於體育方面的組織和計劃的中心是特設的體育委員會，下列各部分關於全部體育上的工作，都歸該會作統一的主持：教育人民委員部（即各國所謂教育部，下類推。該部所處理的體育工作關於學校和大學方面）；健康人民委員部（關於醫院、休養所、恢復健康的特殊區域）；海陸軍人民委員部（關於紅軍）；和工會總部（關於各工會和各機關的體育組）。由這裏也可以看出體育所概括的範圍之廣。這無足怪，因為「為

工作和防護而準備」是大眾的事情——是他們爲着他們自己的新社會而努力的事情。

〔作者〕韜奮，鄒恩潤的筆名。鄒，現代上海人，著有「經歷」，「萍蹤寄語」等書。

〔注釋〕①「普羅」，Proletarian的簡音，義爲貧人，平民。②原註云：G代表俄文Губтово，意即準備；T代表Toudon，意即工作；O代表Oborona，意即防衛。

## 戰後霧中之倫敦

梁啓超

二月十二日正午，船將攏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館各館員乘小輪來迎。我們相視而笑，算是合抱繞世界一週了。我們纔登岸，戰後慘淡淒涼的景况，已經觸目皆是。我們住的旅館，雖非頂闊，也還算上等。然而室中暖氣管是關閉了，每個房間給一斗多的碎煤，算是一日二十四點鐘的燃料。電力到處尅減，一盞慘綠色的電燈，孤零零好像螢螢自照。自來火的稀罕，就像金剛石，我們有烟癖的人，沒有鑽燧取火的本領，只好強迫戒掉了。我們在旅館客屋喝茶，看見隔壁一位貴婦人從項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個金盒子來，你猜裏面是什麼東西呢？哈哈！是一方塊白糖。他連客也不讓，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盃裏，那一半仍舊珍珍重重交給他的項圈。我想我們這幾年在本國，真算得純袴子弟，不知稼穡之艱難了。自想自從貨幣生計發達以來，世人總以為只要有錢何求不得，到今日也知道錢的功用是有限度了。又想在物質文明享用極豐的歐洲，他們為國家存亡起見，萬衆一心，犧牲幸福，忍耐力之強，着實可敬。但經過此番之後，總應

該覺得：平時舒服慣了，方便慣了，也算不得一回好事。在物質的組織之下，全社會像個大機器，一個輪子出了毛病，全副機器停擺，那苦痛真說不盡。只怕從今以後，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總有些變動吧。

黃公度<sup>①</sup>的「倫敦苦霧行」頭一句是「蒼天已死黃天立」，我們到歐洲破題兒第一天受了這個印象，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們在馬車上望見那將近西沒的太陽，幾個人費了一番徹底的研究，纔判定他是日是月。晚上我和子楷散步，遠遠望見有一團團朦朧紅氣，我猜是街燈，子楷猜是鐘樓，那裏知道原來就是日間誤認的月光。日、月、燈三件事，鬧得一塌糊塗，這不是笑話嗎？我但覺受了極濕極重的空氣壓迫，兩額骨緊張作疼，往街上散步多時，才稍好些，無怪英人拿戶外運動，競技等事，當作人生日用必需，漸漸成爲公共嗜好。倫敦每年總有好幾個月是這樣，而且全國也和倫敦差不多，所以他們養成一種沉鬱嚴重的性格，堅忍奮鬥的習慣；英國人能夠有今日，只怕叨這霧的光不少哩。可見得民族強盛，並不是靠絕對豐順的天惠；環境有些苛酷，纔真算「玉汝於成」哩！

【作者】梁啓超，字卓如，別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戊戌政變主動者之一。卒於民國十八年。生平

著作很多。存有「飲冰室全集」。

【注釋】①丁、徐謂丁文江和徐新六。②自來火，見「庫倫去來」課注九。③黃公度，名遵憲，清廣東嘉應人，曾任日本、英、美、南洋等邦外交官三十餘年。著有「人境廬詩草」，「日本國志」等書。

## 重遊北美的幾點感想

陳衡哲

我對於美國感想，不能盡講，正也不應該盡講。比如關於抽象的論列，如從美國人有組織能力等等，則是近乎老生常談，故不講。又如關於爭辯性的事情，如美國近來的復興運動等，則因牠的利害尚在黑白不分明之間，故也不講。再如關於美國近年的婦女情況，教育上的趨勢，及一般人士對於中國人的態度等，則因牠們的範圍太寬，或是題目太大，數個星期的觀察是不夠得到結論的，故我也不願意講。經過這樣的淘汰之後，我對於美國感想，便容易說話了。我今天所要說的，是兩三件與十三年前顯然不同的情形，牠們都是經過我的親身觀察的，並且也都足以代表這十年來，美國在社會上、教育上、以及經濟上的問題與趨勢的。

第一件我要說的，是一個汽車的新紀元。美國的汽車的統計數目，最近的我雖然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數年前已是每四人有車一輛了。如今當然只有增加，沒有減少。因此，凡是我所看見美國在工程上的新建設，差不多十分之九是與這個汽車文明有關係的。

新的大鋼橋我看到了四五個，或在橋上仰頭看，或由主人出一元或半元錢的通過費，特別領我坐車過橋去——都是爲着大規模的汽車旅行而造的。新的空中大道，是那樣的寬，那樣的高，那樣的堅固，我曾看見整個的城市，靜靜的伏在他的下面。新的地道，如紐約到紐玖色的「荷蘭地道」，是那樣整齊與美觀。據我所知，這些地道和空中大道，不但是專爲汽車旅行而建造，並且普通行路人是不准通過。還有許多所謂道旁的小屋，是一種小旅店，也是專爲長途汽車旅行而設的。最近回國的趙元任先生，便是這個汽車新紀元的一位信徒。他自己開了汽車，載了家眷——一位太太，三位小姐——帶了爐灶伙食一應傢具。九月十三日，自華盛頓起身，一路游山玩水，吟歌作曲，好不「寫意」！餓了還有太太在車上燒的飯吃；倦了合家便在車上打瞌睡；汽油用罄了，路上有的是油站；晚上據說都是住在那些路旁的小屋中的。這樣的曉行夜宿，走了十餘天，直到西雅圖方上船回國。趙元任先生的一家，真可以說是這個汽車文明時代中的一個中國先鋒了。這個汽車作霸的情形，在美國有兩個特別顯著的結果：一是火車的被打敗，一是郊外家庭的增加。我這次凡是坐火車的時候，每次都見車上空空的，有時還可以見到一輛整個空兒的空車，黑魃魃的不見一個人影子。聽說美國近年來，因爲汽車已經



成爲旅行的一個主要工具，火車的生意壞極了，而從紐約到潘省的一條幹綫，更差不多到了破產的地步。但同時，靠了汽車的便利，許多在城中服務的人，現在卻都到郊外住家去了。這些家庭我曾到過兩三處，他們都是庭院空闊，花草滿地，山光水色，相映成畫。女主人無不歡欣相告，這是她夢想的實現，一個鄉村中的舒適家園。本來呢，住鄉村本非難事，要舒服——指浴室的設備、與醫生的接近等等，——也做得到，但要兩者兼全，却只有在汽車文明中方能得到。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家庭，是每個人的心理，尤其是一個做了母親的女子。爲了這一點，我對於這個汽車文明紀元的降臨，便不得不由冷淡的態度，一變而爲欣羨的熱忱了。

第二件使我不得不注意的情形，是大家知道的所謂失業恐慌。在一般知識低下的人羣中，這個情形的嚴重自然不消說，即在所謂知識階級中，失業的恐慌也似乎佔據了他們生活的中心點。現在我且舉一個經驗作例子。我到紐約的第四天是一個星期日，故那天便不約而同的有好幾位老朋友來看我。我們大家坐在一間「室裏」是我一位老同學做工寄宿的地方——大家談天，但「天」的中心似乎也旋轉到一個「位置」上去了。在這一羣朋友的中間，先來的是四位女的，中飯後又加入兩位男的，他們一共是六位。他們都

是大學畢業生，知識才能都在水平綫以上，有的還有獨具的技能。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不感到失業的恐慌，有位置的感到位置的不穩固，沒有位置的感到找事的艱辛。有一位朋友說：「假如我這個五十元一個月的位置還保不住——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在美國是等於一個女傭的工錢——我只好登廣告求傭爲使女了。假如那再不行，我就只好自殺了。」又有一位說：「假如你不幫助我到中國去的話，我就只好跳赫貞河了。」中飯過後，加入的兩位男子中，有一位是學新聞事業的。他說：「你能幫助我們很多。只要你肯，我們可以常來聽你談天，再把那些話寫下來，我們便可以在報界中找到很好的買主。」這真所謂想入非非，太可憐了！我聽到了他們這樣的申訴生活的苦痛，又看看他們，不禁聯想到傳教士。這個情形假如發生在一百年或五十年之前，這一羣人物不將盡變爲中國的福音宣傳員嗎？但這件事業如今已失了牠的引誘，凡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都不願再來做這個喜劇中的演員了。但他們雖不做演員，他們眼光的集中在中國，却仍是一樣。我們看了這個情形，豈能不深思？那天我們談了兩個鐘頭，看看已近午飯時候，我便說：「我們出外吃飯吧。」因爲我是這一羣中的唯一外國人，怕他們要請我，故我又加上了一句「大家荷蘭」。那便是說，各人自己會鈔，不要請客。我說了這句話後，大

家仍舊不動身。我覺得奇怪，但當我再看看他們的表情時，我明白了，便說：「讓我來作東，請你到雜碎館去吃飯吧。」他們說：「你是客，那能讓你作東？」我說：「因為是中國的雜碎館。」這個解釋似乎很滿意，大家便默然不作聲的站了起來，同我向着那飯館走去了。那天的結果是，一個窮國中的窮旅行家，用了那銀元變成的金元，請了四位美國青年女士一頓中飯！我們說這個情形是例外嗎？此次我到的地方不多，我那敢說這不是例外？但在美國今日的社會中，像這一類的人物，我却敢斷言，是絕對不以這幾位我的窮朋友為限的。要不然，那豈不等於說，只有我的朋友是窮光蛋？那就真正豈有此理了！

【作者】陳衡哲，字莎菲，現代江蘇武進人，科學家任鴻雋的夫人。著有「西洋史」，「文藝復興小史」，「小雨點」等書。

注釋 ①趙元任，江蘇武進人，現代語言學家兼作曲家。②寫意，上海一帶方言，愉快的意思。

③西雅圖 (Seattle)，美國太平洋海岸華盛頓州的海港。

# 遊記選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港一版

基本定價二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選注人 葛 琴

發行人 陳 劭 先

發行所 香港文化供應社  
香港大道中卅七號三樓

印刷者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分發行所 各地文化供應社

上海：中正中路六八七弄三〇號  
廣州：西湖路一〇二號

桂林：中正西路三〇號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圖書原稿審查證字第七四三號

447211



\$2.00